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缙绅录公开版

用户指南 3.0

2025 年 4 月

任玉雪	上海交通大学
陈必佳	香港科技大学
陈俊	香港科技大学
郝小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康文林	香港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李中清	香港科技大学

数据引用:
Campbell, Cameron Dougall; Chen, Bijia; Ren, Yuxue; Lee, James, 2019,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base-Qing (CGED-Q) Jinshenlu Public Release", https://doi.org/10.14711/dataset/E9GKRS, DataSpace@HKUST, V1

《用户指南》引用:
任玉雪，陈必佳，陈俊，郝小雯，康文林，李中清. 2025. 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缙绅录时段公开版用户指南.

任何基于这些数据的发表或者报告都**必须**包括以下对经费支持的致谢：

HK RGC Areas of Excellence AoE/B-704/22-R.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 Historical Roots of Recent Succes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Chen Zhiwu PI)
HK RGC General Research Fund 16602621. Disasters and Official Careers in the Qing Civil Service, 1830-1912 (Cameron Campbell PI)

April 2025

目录

图目录 I

表目录 II

修改历史回顾 III

致谢 IV

第 1 章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的内容 1

1.1 项目缘起 1
1.2 材料选择与录入规则 1
1.3 录入进度 3
1.4 数据库的主要内容（按表头来介绍） 5

第 2 章　文献简介 10

2.1 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版本与名称 10
2.2 清代缙绅录的样式 13
2.3 清代缙绅录的收藏情况 16

第 3 章　数据库的优势与局限 18

3.1 数据优势 18
3.1.1 规模庞大 18
3.1.2 内容丰富 18
3.1.3 连续性 18
3.1.4 可量化 18
3.1.5 可连接性 18
3.1.6 职官的籍贯地、任职地信息 19
3.2 数据局限 19
3.2.1 任职时间差异 19
3.2.2 版本不一 19
3.2.3 署理、候补、额外官员记录不全 20
3.2.4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主要变量完整度及缺失情况 20

第 4 章　《缙绅录》原始文本开发和数据库利用情况 23

4.1《缙绅录》的开发 23
4.2《缙绅录》数据库的利用 25

第 5 章　变量 28

5.1 版本信息 28
5.1.1 阳历年份 28
5.1.2 季节号 29
5.1.3 序号 29
5.1.4 插补号 29
5.1.5 卷号 29
5.1.6 册号 29

5.1.7 书名.....29
5.1.8 出版方.....30
5.1.9 版本年号.....31
5.1.10 版本年份.....31
5.1.11 版本干支.....31
5.1.12 版本季节.....31
5.1.13 页码.....32
5.2 官职机构信息.....32
5.2.1 地区.....32
5.2.2 地名_题头.....34
5.2.3 选任方式.....34
5.2.4 机构一.....34
5.2.5 机构二.....36
5.2.6 机构三.....37
5.3 官职信息.....37
5.3.1 官职一.....37
5.3.2 官职二.....38
5.3.3 缺分.....38
5.3.4 官缺等级.....39
5.3.5 加级.....39
5.3.6 加级军功.....40
5.4 官员个人信息.....40
5.4.1 爵位.....40
5.4.2 身份一.....42
5.4.3 姓.....42
5.4.4 名.....42
5.4.5 字号.....43
5.4.6 籍贯省.....43
5.4.7 籍贯县.....44
5.4.8 原籍省.....44
5.4.9 原籍县.....44
5.4.10 身份二.....45
5.4.11 旗分.....45
5.4.12 出身一.....46
5.4.13 科年一.....47
5.4.14 出身二.....47
5.4.15 科年二.....47
5.4.16 官员个人编号(PersonID).....47
5.5 铨选信息变量.....48
5.5.1 铨选年号.....48
5.5.2 铨选年份.....48
5.5.3 铨选闰月.....48
5.5.4 铨选月.....48
5.5.5 铨选方式.....49

第 6 章　数据库延伸资源.....50

6.1 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检索系统.....50
6.2 《缙绅录》数据库 R 语言使用教程.....50

附录.....51

图目录

图 1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截图.....2
图 2 书名、版本和卷号等信息.....6
图 3 缙绅录地区、机构、官职、身份、出身、籍贯省等信息格式.....7
图 4 缙绅录的地方官员官缺、缺分、铨选方式等信息格式.....8
图 5 缙绅录的官员官职、籍贯、原籍、出版单位信息格式.....9
图 6《大清搢绅全书》示例（光绪十六年，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4
图 7《爵秩全览》（道光六年，藏于清华大学古籍所）.....15
图 8《爵秩全览》（光绪丙午春季）.....15

表目录

表 1　缙绅录和中枢备览数据库已录入版本及其来源（截至 2025 年 4 月）.....3
表 2　官刻本与坊刻本记载数目差异说明.....11
表 3　官刻本（光绪 27 年冬）与坊刻本（光绪 27 年春）京师机构记载差异比对举例 11
表 4　光绪 27 年春《缙绅全书》与光绪 27 年冬《爵秩全览》同一官员官职内容对比 12
表 5　清代缙绅录馆藏数量、独有数量与录入优先级统计表.....16
表 6　公开版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主要变量完整度对照表.....20
表 7　CGED-Q 按阳历年份（含季节）记录分布.....28
表 8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各种版本数据分布(文缙绅).....29
表 9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缙绅录文献统计表（文缙绅部分）.....30
表 10　CGED-Q 版本季节及对应版本数量统计.....32
表 11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地区信息统计表.....32
表 12　机构一内容信息统计表(以光绪二十六年秋爵秩全览为例).....35
表 13　缺分信息内容分布（1900-1912）.....39
表 14　CGED-Q 加级分布（1900-1912）.....39
表 15　CGED-Q 爵位内容及数量分布（1900-1912）.....40
表 16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身份一”信息分布.....42
表 17　CGED-Q 中籍贯省信息分布 （1900-1912）.....43
表 18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的“身份二”信息分布.....45
表 19　清代缙绅录八旗信息分布 (CGED-Q, 1900-1912).....45
表 20　清代缙绅录“出身一”信息分布出身.....46
表 21　清代缙绅录铨选方式分布.....49

修改历史回顾

2016 年的初稿由任玉雪，郝小雯，陈必佳合作完成。

2019 年 5 月的大规模修改由陈必佳于四月到五月完成，为数据库公开做准备。主要的修订内容为表格内容，将所分析的数据限制在公开的数据库时段内，以及参考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参与项目合作的各位老师提供的修改建议，进行了编辑和修改。

2019 年 7 月我们更新了公开的数据库版本，主要改动是将原始录入数据中因录入人员的不必要键入导致的空格在变量内容中清除了。由于 R 和其他一些数据处理软件对于统一字符编码的处理可能会遇到困难，我们根据广大使用者的需要，同时公开了一版表头 / 变量名称是用汉语拼音代替原中文字符的数据库版本。

2021 年 3 月修改由陈必佳和康文林共同完成，主要是将数据分析内容进一步更新替换，添加部分原来没有的表格，以及对部分变量内容细节上的补充说明。

2021 年 6 月我们更新了公开的数据库版本，主要改动是增加了以往版本中缺少的一些版本。新的公开版数据库包含 46 个版本的 686,945 条记录，而不是 45 个版本的 671,554 条记录。

2022 年 4 月修改由陈必佳完成，主要是对“选任方式”这一变量内容的补充说明。公开数据后，收到用户王志文反馈“选任方式”的内容没有包含在公开的数据库中，团队对收到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核查，发现图 4 的标注和说明中将“铨选方式”“选任方式”二者弄混，未进行区分和说明，进行了更正，并做了相关说明。我们在 1850-1864,1900-1912 两个时段的公开数据中都更新了包含“选任方式”变量的数据，公开的数据库在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网页上同步，可供下载。

2025 年 4 月修改由陈俊完成，主要于 1.3 节中更新了数据库的记载数和人数，增加了表 1“缙绅录和中枢备览数据库已录入版本及其来源（截至 2025 年 4 月）”，表格编号自此次修改后顺延；修改了表 5 的数据；增加了第四章介绍缙绅录原始文本的开发以及数据库利用情况；增加了第六章“缙绅录数据库的延伸资源”以介绍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检索系统和缙绅录 R 语言教程；增加了对数据库的生成型变量“官员个人编号（PersonID）”创建过程，内置逻辑和局限性的解释；于 5.3.1 节中增加了官职提取的注意事项；增加了 3.2.3“署理、候补、额外官员记录不全”一小节的内容；于 5.4.4 节中增加了对名为“空白”或“涂黑”情况的解释；结合 1760-1787 时段、1850-1864 时段、1900-1912 时段公开的数据库版本更新了表 6-表 11、表 13-表 21 的数据、表格阐释、注意事项等。

致谢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武洋同学和中国东北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助理徐丹对在此项目最初的工作开展中的付出。

感谢项目录入工作人员孙惠成、肖星、激扬、刘北簌、任玉百、葛晓东对项目和数据库建设作出的贡献。

感谢胡存璐、薛勤及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在 2021 版用户指南修改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缙绅录数据库的建设和公开部分经费的支持来源于：

HK RGC GRF 16601718. Famil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the Appointment and Career Mobility of Qing Officials With Examination Degrees. 2018-2021 (Campbell PI)

HK RGC GRF 16400114. Spatial, Temporal, and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s on Officials' Careers during the Qing: Creation and Analysis of a National Database from the Jin Shen Lu. 2014-2017 (Campbell PI)

HK RGC GRF 16602621. Disasters and Official Careers in the Qing Civil Service, 1830-1912 (Campbell PI)

HK RGC Areas of Excellence AoE/B-704/22-R.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 Historical Roots of Recent Succes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Chen Zhiwu PI)

第1章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的内容

1.1 项目缘起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项目缘起于 2012 年冬，研究组的任玉雪老师组织将《清代缙绅录集成》中东北地区的官员录入数据库，[1]通过初步分析发现清代官员的流动性很大，仅录入东北地区的官员难以追踪其仕途变化。2013 年夏，康文林老师到上海交通大学开办暑期学校期间，通过和任玉雪老师的交流，敏锐地意识到缙绅录的核心内容完整录入后，能够为量化分析官员群体和其他有关社会史问题提供更多可能，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立即和李中清老师讨论将海内外各大图书馆馆藏的缙绅录全部搜集整理，并录入为数据库的可能性，随后积极投入相关课题申请，并于 2014 年获得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立项经费资助。基于任玉雪老师的工作基础，数据库录入从转录《清代缙绅录集成》[2]为起点，逐步扩大到其他海内外主要图书馆的馆藏缙绅录，围绕整个科研项目的相关工作也由此展开。

随着课题的推进和录入材料范围的不断扩大，清代缙绅录数据库最后更名为“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缙绅录”（The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base—Qing JSL, CGED-QJSL）。数据库的核心内容是清代按季更新的官职和在任官员名录，时间跨度从十八世纪中期到 1912 年春季。数据库建成后，对于宏观分析清代官员群体构成和趋势变化有重大意义，也可用于微观分析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官员职业动态（Career Mobility）问题，以及作为传统研究中对于家庭背景、官员仕途生涯个案的重要补充材料。随着课题的推进，数据库将根据整度等情况分批次公开，同时配合公开不定期更新的用户指南，为有关学者提供数据库分析利用的最新进展和使用参考。

1.2 材料选择与录入规则

缙绅录在清代中后期已成为按季出版并广泛流传的一种记录官员实时任职情况的名册，其内容特点和存世版本的规模性，都特别适合作为大型数据库的基础材料。选取适合转录为数据库并用于量化分析的档案材料主要需以考虑下几个方面。首先，原始文献必须简洁易读，否则录入的时间和经费成本过大，很可能使项目进展缓慢，甚至夭折，且不易获得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出版，为大规模、快速地录入数据库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项目的初始阶段保证了录入的有序推进。其次，缙绅录的内容特点极其适合用于创建量化分析数据库。缙绅录的主体内容开列了官职和官职隶属的地区、机构，以及时任官员的姓名、出身、铨选等身份背景信息，民人官员记录其籍贯，旗人官员记录旗分爵位等。总体来说，每个条目信息简明，没有大量的历史背景文本，识别和认读较易。此外，缙绅录每季推新的发行特点，无意中形成了长时段连续性的清代官员个体信息，非常适合创建量化数据库用于分析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的任职动态。最后，尽管出版发行有官刻和坊刻两种版本，在录入工作展开后我们发现，缙绅录文献体例较为统一，格式明确，方便组织人员进行录入。即使没有历史学的学术训练背景，具有一定资质的录入人员经过培训后，都能够在项目负责

[1] 关于数据库建设的早期进展，参见任玉雪, 陈必佳, 郝小雯, 康文林：《清代缙绅录的数据库建设与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四期，61-77 页；关于数据库后期更完整详细的开展，参见 Bijia Chen, Cameron Campbell, Yuxue Ren and James Lee. 2020. Big Data for the Study of Qing Officialdom: The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base-Qing(CGED-Q).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2): 431-460.

[2] 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5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

人的指导下严格按照规则进行录入，因而数据库的录入质量和速度完全可控[3]。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李康研究团队就一直致力于寻找可以转录为数据库并用于量化分析的档案材料，构建大规模的历史量化数据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既有的历史量化数据库录入经验，课题组决定沿用 Excel 表格式录入的方法开展转录工作，根据版本特点每季的内容单独录入在一个文档中。我们利用表格的形式分记录缙绅录中的职官信息，Excel 表头的内容尽量分离每条职官信息的不同要素，同时负责区分表格每一列的内容。位于工作表第一行的表头内容即为量化数据库分析中的变量名称，也有一些历史量化数据库在处理中称之为“栏位”。表格表头以下的每一行即对应缙绅录中每条官员信息。考虑数据格式的规范和数据分析处理便捷性，缙绅录的版本、页码、年份等变量信息在每条数据都会出。在公开版本的数据中，CGED-QJSL 共有 40 余个变量，使用者也可以根据研究分析的需要自行创建新的变量，对数据内容进行分组分类、标示等。

本课题录入工作中最重要的指导性原则是遵循原始文献的基本面貌，尽可能不带入录入人员和研究者的理解或判断。对于构建历史量化数据库过程中的录入规则，缙绅录数据库的录入经验或许值得借鉴，那就是严格尊重并保持原始文献的原貌，不添加任何项目参与者的理解，包括录入人员和项目管理者，都不能猜测，或者通过相邻年代或季节版本信息随意推测并更改原本模糊或者错误的信息。即任何人不能更改原始文献，即使能证明原始文献错误，亦不在录入环节进行修改，仅在备注列标注可能存在的错误，方便使用者查证并在分析使用时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处理。《中国历史官员数据库——清代》最初沿用《清代东北官员数据库》的录入规则，但我们很快发现以往的表头存在问题，容易对数据库的用户产生误导。例如，最初的录入中将省级单位，府级单位（含直隶州、直隶厅），州级单位（含厅、县）分别称为地方一级、二级和三级机构。虽然从地方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这样分类并无问题，但李中清老师指出，录入数据库，不应该加入个人的理解，原本的录入方式默认将缙绅录版式中不甚明确甚至模糊的地方层级关系进行了区分，添加了录入者的处理。经过集体讨论，课题组决定完全遵照原文格式分布特点进行录入，将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改为机构一、机构二、机构三。[4]看似简单的改动，实际上体现了录入数据库的基本原则：遵循原始资料的本来属性。数据库的模式详见图 1[5]：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A	AB	AC	AD	AE	AF	AG	AH	AI	AJ	AK	AL
1	卷號	書名	出版	版本	版	版本	版	頁碼	地區	選任	地名題頭	機構一	機構二	機構	官缺	冲	官職_1	官	官	官	加	軍	身份	姓	名	字号	籍貫	籍貫	人省	人縣	身份	旗分	出身	干支	出身
7278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雲朗	贛州府	長寧縣				復設教諭							陳	邦疏					甯都			恩貢		
7279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雲朗	贛州府	長寧縣				訓導							李	文瀾					建昌			舉人		
7280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雲朗	贛州府	長寧縣				新坪司巡檢							譚	純道				湖南	瀏陽			監生		
7281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雲朗	贛州府	長寧縣				典史							尹	廣熙				山東	歷城			監生		
7282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桃水	贛州府	龍南縣		簡缺		知縣							王	家傑				湖南	岳州			舉人		
7283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桃水	贛州府	龍南縣				教諭							劉	文燮	理臣				袁州			舉人		
7284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桃水	贛州府	龍南縣				復設訓導							彭	家瑞					袁州			附貢		
7285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桃水	贛州府	龍南縣				典史							吳	恒				江蘇	吳			監生		
7286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題	蓮塘	贛州府	定南廳		要缺	繁	撫民同知							王	大枚	少相			湖北	漢陽			監生		
7287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蓮塘	贛州府	定南廳				訓導							張	伯煜					袁州			舉人		
7288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蓮塘	贛州府	定南廳				下歷巡檢							孫	雲錦				浙江	歸安			供事		
7289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蓮塘	贛州府	定南廳				照磨							丁	釗				順天	大興			監生		
7290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題	虔化	贛州府	寧都州		要缺	繁	知州							韓	懿章				浙江	仁和			舉人		
7291	28	大清	榮祿	同治	8	己巳	春	299	江西		虔化	贛州府	寧都州				州判							孔	憲暘				山東	曲阜			監生		

图 1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截图

[3] 非常感谢录入人员的严谨工作。2014 年，孙惠成、肖星、激扬、徐丹开始录入；2016 年初，新增赵宓、刘北簃、任玉百三位录入人员；2016 年中，新增陈蔚然和葛晓东。目前每位录入人员每一季（种）的录入时间约为三到四周，每人每月至少完成 14000 条记录。

[4] 厅一级的行政单位，在清代的设立较为多变，因而在缙绅录里对直隶厅、散厅没有明确的划分，部分待考，有一些厅一级的官员直接出现在府一级的地名之后，录入时我们遵从原材料的文本，并未进行改动，请进行相关分析的使用者留意。

[5] 由于数据库有 50 余项，图 1 仅能显是数据库的部分内容。由上图可见，数据库遵照原始文献，使用繁体字。缙绅录体例简洁，格式基本固定，但缺乏文本解释每条信息的含义，因此研究组在决定录入原则时，严格遵循缙绅录体例，每列与固定的内容对应。部分姓名字号等信息，根据录入老师的反映，出于录入速度与便捷的考虑，不同版本出现异体字的情况时，或有未遵从原文的情况。

1.3 录入进度

数据库的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与之同时进行的还有录入人员队伍的管理调整和其他图书馆缙绅录馆藏的整理搜集。CGED-QJSL 的数据录入以转录《清代缙绅录集成》为起点，从 2014 年 11 月开始，录入工作由李-康研究团队长期合作的三位有经验的数据录入老师完成。2015 年底，研究团队决定加速录入，于 2016 年 1 月添加了三名录入人员，并加强了对录入工作的指导。2016 年 4 月至 9 月，郝小雯负责了数据录入的管理工作，2016 年 9 月起该项工作由陈必佳接手。数据库从录入开始至 2016 年 1 月，十四个月的数据录入总量是 21 季缙绅录的 276,904 条记载；至 2017 年 1 月，录入 989,168 条记载；至 2018 年 1 月，2,254,192 条记载；2019 年 1 月，3,133,958 条记载（239 季）。2019 年五月到六月完成了所有《集成》中缙绅录的录入工作，截止到六月初的数据库记载数为 3,428,302 条。后续 2019 年下旬到 2020 年间，又根据哈佛版、哥大版和国家图书馆提供的影印件，针对时间仍有空缺的年份和季节进行了补充，对录入了官刻本《爵秩全览》，不包含武缙绅《中枢备览》的季节，参考坊刻本对武职官员进行了补充录入。至 2020 年 2 月，数据库共包含 243 季 3,817,219 条记录。至 2020 年 7 月，课题组收集到的缙绅录完整的季节版本录入告一段落，录入团队开始将精力集中投入到其他科举名录，包括同年录、同年齿录等的录入，这一类材料较为分散，录入完成后主要用于跨库的连接和对科举入仕官员的分析。同时课题组也对体例相近的北洋职员录进行了整理录入。

2024 年 5 月，长期关注使用缙绅录开展研究的李林老师给我们来信，告知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的网站上公开有未经录入的缙绅录版本的电子版。经过助理韦圣彬的整理，共发现二十种武缙绅也就是中枢备览的版本季节是数据库未曾录入的时段，迅速组织录入团队的老师进行录入，并将此次和之前搜集到的缙绅录中册数不全的版本也都进行了补录。本轮补充录入在 2024 年 10 月完成，截止 2025 年 4 月，数据库包含 1760 到 1912 时段 372个版本的数据，共计有 307,569 名清代官员的 4,629,016 条记录，其中包括 3,899,606 条清代文官记录，729,410 条清代武官记录。通过数据库内连接技术，团队整合了 307,569 名清代官员的任职记录，其中包含 242,499 名文官和 57,251 名武官，另发现 7,819 名官员在文缙绅和武缙绅中同时出现过。目前数据库包含的所有版本及其来源详见下表：

表1　　缙绅录和中枢备览数据库已录入版本及其来源（截至 2025 年 4 月）

版本类型	版本年代	版本数量	版本来源
缙绅录	1760 年冬、1761 年秋、1765 年春冬、1768 年秋、1777 年秋、1788 年春、1796 年春、1797 年冬、1798 年秋冬、1800 年冬、1804 年春、1806 年春夏、1812 年秋、1816 年冬、1817 年春冬、1820 年夏、1824 年夏、1826 年秋、1827 年春、1830 年冬、1833 年夏、1834 年春夏、1839 年夏、1840 年冬、1845 年夏秋、1846 年春、1848 年夏冬、1856 年春、1857 年秋冬、1858 年冬、1859 年夏、1860 年夏秋、1862 年夏、1865 年夏、1866 年春、1867 年春秋、1869 年春冬、1870 年春夏秋冬、1871 年春夏、1872 年夏秋、1873 年冬、1874 年春夏秋冬、1875 年夏秋、1876 年秋冬、1877 年夏秋冬、1878 年秋冬、1879 年春秋冬、	152	《清代缙绅录集成》

	1881 年春冬、1882 年冬、1884 年夏秋、1885 年春夏秋、1887 年冬、1889 年冬、1890 年冬、1892 年春秋冬、1893 年春夏秋冬、1894 年夏秋、1895 年春夏秋冬、1896 年春夏秋冬、1897 年夏秋冬、1898 年春秋冬、1899 年春夏冬、1900 年春夏秋、1901 年春冬、1902 年春夏秋冬、1903 年春夏秋冬、1904 年春夏冬、1905 年春夏冬、1906 年春夏秋冬、1907 年秋冬、1908 年春夏秋冬、1909 年春夏秋冬、1910 年春夏秋冬、1911 年春夏秋冬、1912 年春		
	1836年夏秋冬、1837年秋、1838年夏、1842年冬、1886年夏秋、1887年春夏、1888年夏冬、1889年夏秋、1890年春	15	清华大学图书馆
	1788年冬、1851年冬、1860年冬、1888年春	4	上海图书馆
	1802年夏、1803年春、1834年秋、1841年秋、1842年春、1844年冬、1863年春、1864年春、1867年冬、1868年春夏、1869年秋、1873年春、1875年春、1877年春、1878年春、1879年夏、1880年春夏秋、1881年夏、1882年春夏秋、1883年春夏秋、1885年冬、1898年夏、1901年夏秋	31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1773年秋、1786年春、1797年春、1798年春、1808年秋、1813年冬、1823年春、1826年冬、1828年夏、1835年夏、1839年冬、1840年夏、1842年夏、1859年秋	14	国家图书馆
	1833年冬、1835年春、1838年春、1840年秋、1842年秋、1846年冬、1847年夏秋、1848年秋、1849年夏秋、1850年秋、1851年夏、1852年秋冬、1854年冬、1855年春秋、1856年夏、1857年春、1859年冬、1861年夏、1864年夏秋、1866年夏、1867年夏、1868年秋冬、1871年秋冬、1872年春冬、1873年秋、1876年夏、1878年夏、1886年春冬、1888年秋、1889年春、1890年夏秋、1891年春夏秋、1892年夏、1894年冬、1899年秋、1905年秋、1907年春夏	50	哈佛燕京图书馆
	1801年夏、1827年秋、1831年冬、1837年冬、1843年春冬、1854年春、1855年冬、1856年冬	9	上海交通大学蒋勤老师藏书
	1883年冬、1891年冬、1894年春、1904年秋	4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小计		279	
中枢备览	1788 年春、1869 年冬、1872 年秋、1874 年冬、1877 年夏、1878 年秋、1879 年秋冬、1884 年春、1890 年秋、1892 年春秋冬、1893 年夏、1895 年秋、1897 年冬、1899 年春、1900 年春、1901 年秋冬、1902 年夏秋冬、1903 年春秋冬、1904 年春	31	《清代缙绅录集成》

	夏、1905 年夏、1906 年春、1908 年冬		
	1836年夏冬、1887年夏	3	清华大学图书馆
	1803年春、1834年秋、1841年秋、1842年春、1848年秋、1857年冬、1859年冬、1860年春、1867年夏、1868年春、1873年春、1879年夏、1881年春、1882年春冬、1883年春、1899年冬、1907年冬	18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1786年春、1823年春	2	国家图书馆
	1834年冬、1835年春、1842年秋、1849年秋、1855年春、1872年夏、1885年夏、1886年冬、1888年秋、1890年春、1891年夏、1894年夏、1895年夏、1897年秋、1905年春秋、1906年夏、1907年夏秋	19	哈佛燕京图书馆
	1876年夏、1877年秋、1880年秋、1882年秋、1883年夏冬、1884年冬、1886年春、1887年冬、1888年春、1889年春、1891年冬、1894年春、1898年春、1904年秋、1906年冬、1907年春、1908年春、1908年秋	19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1843年春	1	上海交通大学蒋勤老师藏书
小计		93	
总计		372	

注：1）在统计缙绅录和中枢备览数量时，暂不考虑书坊和官、坊刻本的区别，仅统计其来源和数量。2）本表为节省篇幅，某一年若有多个版本，则连记，如“1907年夏秋”、“1909年春夏秋冬”。3）小计仅统计对应版本类型数量，总计为全部数量。4）本表仅统计截至2025年4月缙绅录数据库所录入的全部版本，若数据库版本有所增加，本表会及时更新，请使用者留意。

随着新录入计划的开展以及数据库内连接技术的发展，团队会不断更新和调整数据库囊括的记录数以及官员总人数。

1.4 数据库的主要内容（按表头来介绍）

CGED-QJSL 最先录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清代缙绅录集成》，故本节结合《集成》的目录及缙绅录的影印页面，说明数据库主要内容。数据库的卷号、书名、版本年号、版本年代、版本季节，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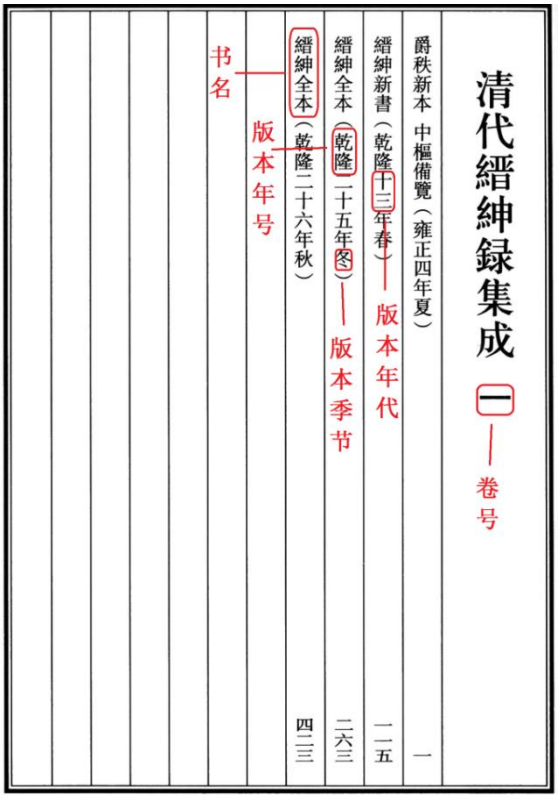

图 2 书名、版本和卷号等信息

由图 2 所示[6]，《集成》按照时间将收录的缙绅录排序，共 95 卷。卷号即缙绅录在《集成》中的顺序号。数据库中的年号、年代和季节，是指缙绅录文献而言，因此加上了“版本”。数据库直接采用了《集成》的年号、年代和季节等信息。[7]此外，数据库沿用了《集成》目录中的书名，有些坊刻版的名称可能是简写[8]。另外需要说明，数据库建设过程中也有添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一些缙绅录版本，这些版本属于单独收录的原始材料，故没有这些版本卷号等信息。

缙绅录的主要信息有三十余项，无论是官刻本，还是坊刻本，基本遵循统一的体例，相同种类的信息记录顺序是相对固定的，形成缙绅录排版的基本格式，京师与地方的格式略有不同，下面结合《集成》收录的缙绅录相关图片页面进行介绍。

官员信息包括所在的地区、选任方式、机构、官职、身份、姓、名、籍贯省、籍贯县（以上四项仅限民人官员）旗分、爵位（通常仅限旗人官员）出身一、出身二、科分、铨选方式、铨选年号、铨选年、铨选月、铨选闰月、铨选方式、爵位等。需要说明的是，每位官员的上述信息并非百分之百完整，最主要的差异是旗人和非旗人官员之间；另外京师和地方官员由于机构和选任方式的差异，上述信息的完整度也各有不同。详见图 3-5：[9]

[6] 《清代缙绅录集成》，第一卷目录。

[7] 部分信息是《集成》编辑考订的，数据库录入之时并没有进行再次考证。

[8] 《集成》出版说明中提到“具体到每一种书的书名，原则上以内封和版心处的书名为准，鉴于坊刻本书名较长，均采用简称”，出版说明一。

[9] 《清代缙绅录集成》，光绪二十六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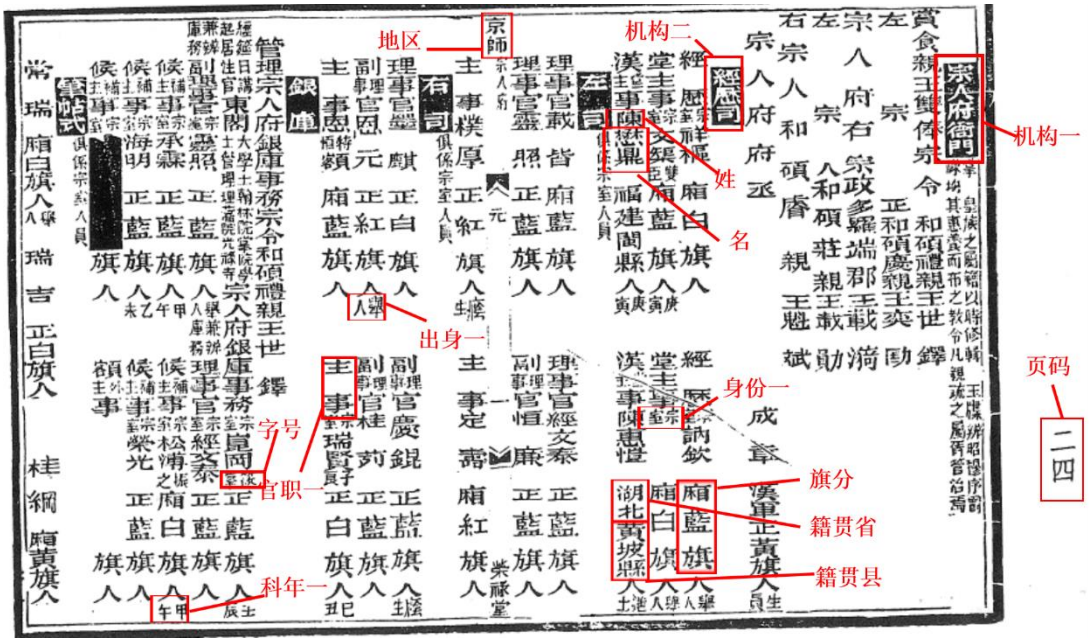

图 3 缙绅录地区、机构、官职、身份、出身、籍贯省等信息格式

由图 3 所示，首先，“地区”在版心处，其右下标注“机构一”的名称，在图 3 中“地区”为京师，主要机构为宗人府，俱标注在版心位置，这也是缙绅录的基本版式，即机构的所在地区及主要机构的名称标注在缙绅录的版心处。如果是中央机构，则相依记录的“地区”变量中皆记为“京师”；其次，机构一、机构二是官员隶属的部门，这里的“机构一”、“机构二”未必有隶属关系，“一”、“二”仅区别不同的部门，是按照机构在同一地区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命名的。堂主事和笔帖式等官职名称，在缙绅录里被借用为衙门称谓，与其他司厅机构一样放在阴刻之中，数据库也将之视为机构；例如上图中的各条记载，“机构一”皆为“宗人府衙门”，其后的阴刻部分如“”为机构二的内容，则其后所跟的六条官员记载的“机构一”一栏都为“宗人府衙门”，机构二为“经历司”。第三，少数人在缙绅录中有两个官职，例如左侍郎殷兆镛为左侍郎和安徽学政，数据库则分别录入在“官职一”、“官职二”，大部分情况下，对于部分官职名称很长且包含各类头衔的官职，为了避免带入录入人员的判断，我们都将官职名称录入在“官职一”中，并未分割，使用者需注意自行处理辨别；第四，民人姓名下方会标注省及府州县信息，目前数据库仅区分为籍贯省和籍贯县，其中籍贯县可能包括府、厅、州、县，没有进一步按照行政等级区分，如图 3 中的“陈惠恺”“湖北黄陂县人”，数据库录入籍贯省为“湖北”，籍贯县为“黄陂”。另外，极少数官员姓名下方会有两组地名信息，除原有的籍贯省、籍贯县信息外，另一组变量称为原籍省、原籍县，该两组地名分别录入在不同变量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基本是该文官的原籍地与参与科举的考籍不同，最常见的是寄籍顺天府的情况。最后，官员姓名下方有时会有科举功名或科分信息，数据库一并录入。功名信息直接录入在“出身”一栏，以干支年份区分的科分则另外录入在“科年”一栏，以上两种信息通常不会同时出现，是互为替代的，具体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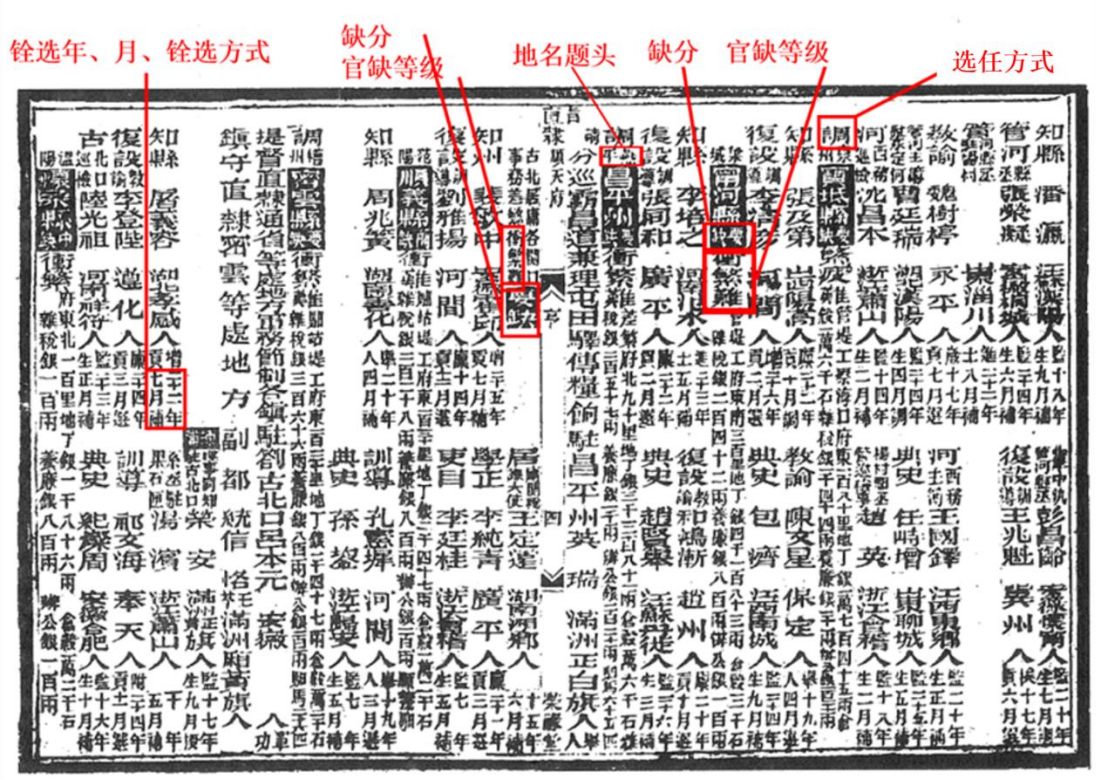

图 4 缙绅录的地方官员官缺、缺分、铨选方式等信息格式

如图 4 所示[10]，有些官员的籍贯信息之下，会有指示科分的出身和铨选信息（铨选年、月），例如张及第的籍贯信息，即“山西阳高人”之下，列有出身——廪贡。地方正印官的选任方式通常标注在地名位置的最上方，上图中宝坻县的选任方式分别为“调”，指代宝坻县知县的选任方式为调任；选任方式之下的内容为“地名题头”，如上图昌平州的地名题头为“燕平”。由于道一级的官员在缙绅录中排列时通常位于知府之前，此时地名内容上方的“选任方式”指代的仍是对应行政单位正印官的选任方式，道员的选任方式“题调”、“请旨”，即题调缺、请旨缺等内容，由于在录入初期并未让录入工作者进行判断区分，目前的公开数据中，这类内容是与官职名称一同录入在官职中的。例如图 4 中的英瑞，满洲正白旗人，官职内容在数据库的呈现即为“请旨分巡霸昌道监理屯田驿传粮饷驻昌平州”，实际分析道员的选任方式时，需使用者注意自行从“官职”变量的内容进行提取，避免导致道员选任方式缺失的情况。简言之，“选任方式”内容主要是区分该官职的任命归地方长官调任还是题名由皇帝选任，而“铨选方式”的内容则是吏部铨选的班次和结果。关于铨选的内容，主要出现在官员出身或者旗分信息的下方，如图 4 中标出的“二十二年七月补”，此处内容拆分为三个变量录入：铨选年“二十二年”，铨选月“七月”，铨选方式“补”。

部分情况下，坊刻本习惯于用科年代替进士出身的官员，以求增加科分信息。最初，由于干支年并不直接说明是会试年份还是乡试年份，研究组将此处有科分信息的人员与清代进士题名录连接，确认这些人多数为进士出身，因此科分实为获得进士功名的科年，干支年的内容为便于区分，单独录入在“科年”一栏，使用者在分析“出身”时需格外注意“科年”信息的补充作用。

缙绅录的出版单位，有时会标注在封面题签处，有时会出现在版心位置，都是判断出版单位的重要依据；为了使用者查阅方便，数据库录入的页码，是《集成》书籍的页码，而非

[10] 《大清缙绅全书》光绪二十六年夏，第八十四页。

缙绅录古籍原书的页码。缙绅录古籍的页码，一般标注在双鱼尾内。缙绅录一般分为元、亨、利、贞四册，每册页码重新排序。在图 4 中，则为“亨、四”，即第二册第 4 页。

此外，清代于雍正年间建立“冲繁疲难”制度，将政区划为不同等第，地当孔道为冲，政务纷纭为繁，赋多逋欠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为难，然后根据政区占有“冲繁疲难”四字的多少来决定官缺的缺分。后制度略有调整，至乾隆八年，最终确定“冲繁疲难”与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的对应关系。占四项为最要缺、三项为要缺、二项为中缺，一项或无为简缺。但需要注意的是，缺分与官缺等级的对应关系中存在一些特例现象，并且有清一代政区的缺分等级时有调整。在缙绅录数据 库中将四要素称为“官缺等级”，将对应的“最要缺”等内容称为“缺分”。除了正印官有缺分，在缙绅录中，还有一些佐杂官员，例如州同、州判、同知、通判等，因其管理地方事务，也按照职务紧要程度设有缺分和官缺等级，直接标注在官员姓名上方。此外，总漕部院衙门的缺分，有“繁缺、紧缺、简缺”之分，往往也标注要官员名字上方。

在图 4 中，可见宁河县正印官的缺分在地名正下方，阴刻并排小字，缺分为“要缺”，官缺等级则为“冲繁难”三项要素。[11] 标注在官员名字上方的官缺等级举例：图 4 中可见昌平州设有“居庸关税课大使”，上方阴刻大字缺分为“要缺”，官缺等级为小字“冲繁难”。

图 5 标注了官员的籍贯[12]、原籍信息来源，以及官职、出版单位信息的位置来源。具体案例参见图 5 红色标出的部分，此时会显示 “浙江仁和籍” “顺天大兴人”，这在制度层面是出于回避制度执行的需要保留的信息，浙江仁和为该名官员陈桂荪的原籍，在任职中也应服从回避原则。此种情况在相应变量的解释中还将提及并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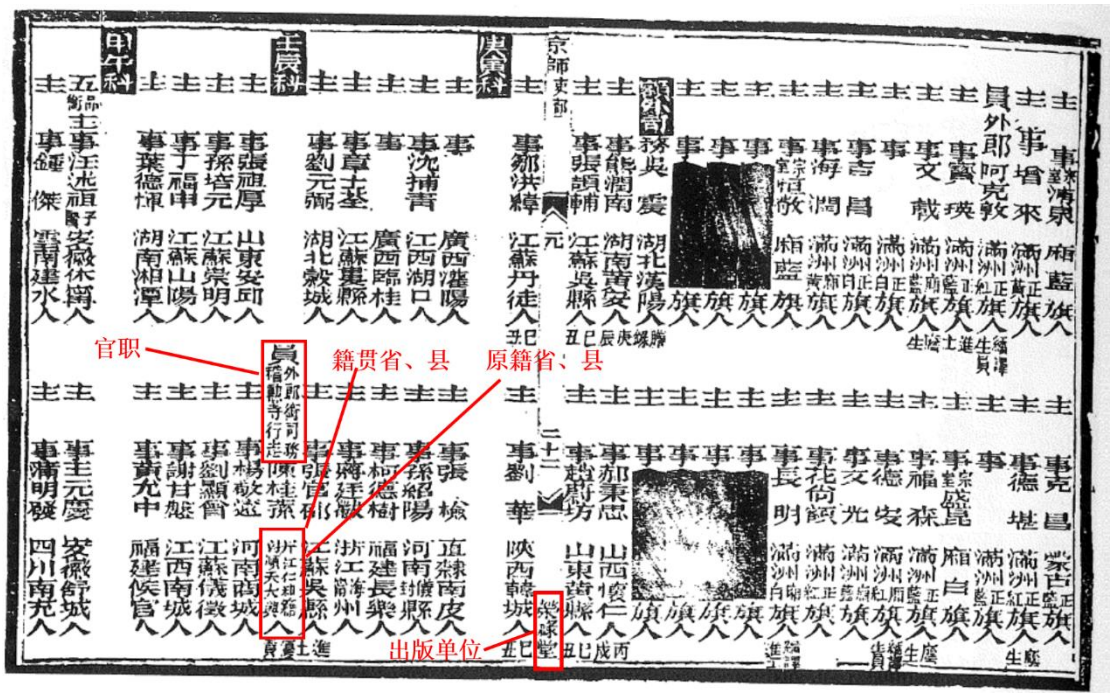

图 5 缙绅录的官员官职、籍贯、原籍、出版单位信息格式

[11] 关于“冲、繁、疲、难”四要素制度与“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等级制度的构成及发展，详见张振国《清代道、府、厅、州、县等级制度的确定》，《明清论丛》第十一辑，第 382-400 页，关于“缺分”和“官缺等级”的命名参照其中统计表的称法。

[12]《清代缙绅录集成》光绪二十六年夏第三十五页。

第2章　文献简介

2.1 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版本与名称

缙绅录是记录职官的机构、职掌、姓名、出身、籍贯、字号等基本情况的专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班朝录》，在明朝已经很流行[13]。缙绅录分为文武，官方刻本称“爵秩全览”，仅提供文官的职官信息，非官方刻本亦称为坊刻本、坊本，由京师琉璃厂的各书铺印行，称为“大清缙绅全书”“爵秩全函”等，一季共四册，武缙绅称“中枢备览”，共两册。清代缙绅录全面、系统的记录了从中央到府、州、县一级的职官信息。

缙绅录记载的职官，除了其隶属的机构，还包括很多个人信息，名下往往会标有地名、旗分、出身（宗室、觉罗、世袭或科名等）、表明科年的干支、铨选方式、字号、加级等各种信息。当然，不同的人，名下的信息是不同的，并非所有人的名下信息都是一致的。例如，如果是旗人，往往会有旗分信息，来自奉天地区的旗人，有时也会标注奉天或盛京等地理信息。如果是皇族或世袭身份，也会标注。如果是民人，则会有籍贯信息，少数民人如果参与科举的地点和原籍不一致，则有两组地名信息，分别为籍贯和考籍。此外，部分官吏会有加级、铨选方式及年代，科名及获得时间等信息，皆为研究清代政治与社会提供重要史料。

如果从出版的角度划分，缙绅录可分为官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一般是吏部进呈的本子，由吏部文选司负责编写，坊刻本则是由京城的书铺出版的。但官刻本可能亦由书坊制作，由吏部监督完成。坊刻本与官刻本之间的信息可能是互通的[14]，但也有可能各自有其信息来源的渠道。如果从内容来看，还可以分为文缙绅和武缙绅。武缙绅称为“中枢备览”，仅坊刻本刊刻印行，共计两册。但是或许由于关注度和需求度不高的原因，武缙绅存世的版本在时间分布上较为分散，不如文缙绅完整，且目前所见武缙绅皆为坊刻本，作为第五第六卷附于通常为四卷本的缙绅全书之后，题名为《中枢备览》。从发行的时间区分，缙绅录每季推新，分为春、夏、秋、冬四部。缙绅录中的季节是指出版时间，其反映的实际内容大致是三个月前的官员任职情况。[15]

官刻本一般称为《爵秩全览》，但并非所有的《爵秩全览》都是官刻本，荣宝斋、荣禄堂、荣锦堂等一些书铺也出版一些名为《爵秩全览》的坊刻本。坊刻本的缙绅录名称众多，在题签、内封或版心处，常常可以看到“大清搢绅全书”“大清缙绅全书”“满汉搢绅全本”“爵秩全函”“缙绅便览”“爵秩全览”“大清中枢备览”和“爵秩新本”等名称[16]，这里统称为缙绅录。

就文缙绅的正文部分来讲，官刻本与坊刻本的内容与体例是基本相同的，按照先京官后外官的顺序，将中央和地方的所有机构、官员依次记载。笔者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官刻本是乾隆 55 年，第一册记载京师和盛京地区的机构及官吏，第二至第四册则分别记载关内行省的机构与官吏[17]。

具体而言，坊刻本的内容更为丰富。官刻本往往开门见山，翻开封面就是正文，记载的

---

[13] 张英宇：《清代搢绅录略考》，《文献》1984 年第 1 期；阚红柳：《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探析》，《清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14] 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搢绅录的刊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 年 6 月，第 345-374 页。

[15] 根据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搢绅录的刊行》一文，官方缙绅录的官员任职信息由吏部负责收集，“吏部一般是在每年的二至三月间为当年的夏季分搢绅行文各衙门，要求提供资料，五至六月间为秋季分搢绅，八至九月间为冬季分搢绅，十一至十二月间则为来年的春季分搢绅”，因此所收录的官员名册有在刊印时当反映的是大约三个月前各部上报的官员任职情况。

[16] 案：本文统一称为“缙绅录”。

[17] 《爵秩全览》，乾隆五十五年，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是机构和所属的官员与吏员，以及各处的八旗驻防官员。坊刻本的体例则要复杂些，包括第一册叙序、凡例、钦定吏部则例官阶品级、钦定吏部则例赴任凭限、钦定大清会典驿站路程、例给封典、终养丁忧、加级纪录、钦定职官总目、户部差务、工部差务、钦定礼部则例王公百官接见礼仪、新官借支养廉银数目、各省额中举人名数和地图等。市场需求或许是书坊增加大量相关内容的动力。官刻本在晚清才开始增加类似内容，笔者见到的是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的[18]。从材料所包含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坊刻本都更加细致全面。

数量上，从相邻和相近季度的坊刻本和官刻本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坊刻本的总官员记录条目往往比官刻本多出一千至两千多条，详情可以参见表 2。从光绪 2 年，光绪 27 年，光绪 33 年三组邻近的官刻、坊刻本录入条目数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总的记载数量上的明显差异。

表2　　官刻本与坊刻本记载数目差异说明[19]

版本年代	版本书名	录入总条目数	相差条目数
光绪 2 年秋	缙绅全书	14656	1594
光绪 2 年冬	爵秩全览	13062	
光绪 27 年春	缙绅全书	15846	2846
光绪 27 年冬	爵秩全览	13000	
光绪 33 年夏	缙绅全书	14910	2276
光绪 33 年秋	爵秩全览	12634	

我们以光绪 27 年春荣禄堂版的《缙绅全书》和同年冬季的《爵秩全览》为例做了具体比对，结果发现数量上的差异集中在京师各部院的额外官员和候补官员记录，并将具体差额的分布情况在表 3 中列出。从表 3 可见，《爵秩全览》中没有候补官员和大部分额外官员的信息，而坊刻本详细记录了内阁额外中书，额外中书舍人，各部额外司员这些官员的姓名出身等具体信息。另一部分官员记载数的差异来自于旗人的官职记载，包括御前侍卫，国子监官学教习和八旗都统这些官员信息都出现在坊刻本的缙绅录中，而《爵秩全览》没有这部分信息。从总的差异数目上来看共计 2466 条记载，占到两册记录条目总差异的近 87%。

表3　　官刻本（光绪 27 年冬）与坊刻本（光绪 27 年春）京师机构记载差异比对举例[20]

机构一	机构二	缙绅全书	爵秩全览	人数差额
内阁	额外中书舍人	210	0	210
	额外中书	25	0	25

[18] 《新增爵秩全览》，光绪乙未春季（光绪二十一年），收录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56），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356－369 页。

[19] 表 2 来自缙绅录录入人员葛晓东对不同版本记载数目变化的对比分析报告。

[20] 表 3 来自缙绅录录入人员葛晓东对不同版本记载数目变化的对比分析报告。后续我们录入了光绪 7 年冬的坊刻本和官刻本，也通过程序进行过比对，得出的结论与表 2 中观察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军机处		55	0	55
翰林院	额外典簿待诏	8	0	8
翰林院衙门	翰林院五经博士	9	0	9
詹事府衙门	额外主簿	9	0	9
通政司衙门		23	0	23
光禄寺衙门	额外司员	51	0	51
太仆寺衙门		26	0	26
国子监衙门	宗室官学教习	6	0	6
	咸安宫官学教习	7	0	7
	觉罗官学教习	13	0	13
	景山官学教习	12	0	12
	八旗官学教习	26	0	26
鸿胪寺衙门	额外序班	22	0	22
御前侍卫		368	0	368
满洲八旗都統		24	0	24
蒙古八旗都統		24	0	24
汉军八旗都統		24	0	24
八旗护军统领		10	0	10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93	0	93
翰林院	翰林院编修	223	87	136
吏部衙门	额外司员	98	70	28
戶部衙门	戶部额外司员	552	127	425
礼部衙门	额外司员	117	60	57
兵部衙门	额外司员	240	74	166
刑部衙门	额外司员	577	172	405
工部衙门	额外司员	316	112	204
总计		2123	702	2466

质量内容上，从相近季度坊刻本和官刻本的比对中，我们发现官员的字号，官职的加级信息均只出现在坊刻本中，官刻本没有。而一些信息的表述格式上两者也有分别，例如与科举有关的出身，坊刻本通常对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加以区分，而官刻本中统一都为“进士”。同时，坊刻本更倾向于用考取科名的干支年份来标注出身信息，而官刻本《爵秩全览》中则没有此惯例。官员的官职相关信息中，坊刻本对于品级和封号等都有详细的说明，以光绪 27 年春和同年冬的官员为例，相同姓名并任职于同一机构的官员，官职的表述见表 4。此外对于满汉官缺分别，在官职信息中坊刻本也有所区分。

表4　　光绪 27 年春《缙绅全书》与光绪 27 年冬《爵秩全览》同一官员官职内容对比

人员姓名	机构	《缙绅全书》记载的官职	《爵秩全览》记载的官职

刘济川	翰林院	赏戴花翎五品封典七品衔待诏	待诏
吴震	吏部	花翎五品衔司务	司务
李恩祥	山东济宁州	四品衔在任候补府知州	知州

此外，书坊还出版武缙绅，书名一般称为《大清中枢备览》，分上下二卷，专门记录京营与各省抚标、督标、镇协的武职人员信息。上卷的正文之前，是武职的官阶品级、顶服、俸禄、题补铨选、相见仪注等规章制度，正文包括京营、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 贵州等各处，下卷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浙江、 湖北、湖南、 江南、 江西、 河南、 山东诸处镇标武职。《大清中枢备览》保留至今的数量没有文缙绅录那么多，可能与当时需求少，发行量亦少有关系。由于对武缙绅的理解尚不系统，目前公开的第一批缙绅录中，并不包括相关年份的武缙绅。

2.2 清代缙绅录的样式

缙绅录的封面基本都为红色，官刻本封面应为黄色。[21]封面上有题签，往往会标注书名、书坊、年号、干支纪年和季节五种要素，但不同版本标注的信息数量不同。大部分还会标明书坊在京都琉璃厂的方位，少数有发售日期、大小文武缙绅分别的售价。

[21] 根据阚红柳《清代缙绅录的阅读与清人百态》，清人笔记中提及，官员和士子多读“五色书”，其中红色即指封面为红色的书坊所售之缙绅录，而刘铮云在《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搢绅录的刊行》文中提及台北故宫所藏官刻本《爵秩全览》封面为黄色，符合宫中出版物的形制，文中也提出根据档案线索，清代中后期吏部刊刻缙绅录的工作很可能由京中部分书坊承接。缙绅录的刊刻出版发展至清末，有不少书坊假托官刻本之名出版缙绅录，虽然封面题为《爵秩全览》，但内页仍有书铺或书坊的信息。

图 6《大清搢绅全书》示例（光绪十六年，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由图 6 可见[22]，从封面左侧黄色的题签可知，书名为《大清搢绅全书》；出版的干支纪年为庚寅，为光绪十六年（1890）；季节为夏季；由书坊荣录堂出版，共四册，这也是坊刻版缙绅录的基本样式。

官刻本缙绅录的题签往往简略，图 7 是道光六年（1826）的爵秩全览，共 2 册，详见下图。

[22] 图 6 由任玉雪老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请图书馆老师拍摄并已支付了资料费。

图 7《爵秩全览》（道光六年，藏于清华大学古籍所）

由图 7 可见[23]，题签处仅标注《爵秩全览》的书名，其他信息全无。由于年代较久，包裹封皮的黄色缎面已经颜色暗淡，还有发霉的痕迹，但用料精致仍依稀可见。据笔者目前所知，故宫保存的《爵秩全览》及《内务府爵秩全览》，封面大多如图 7 所示，为黄色绢质，而如图 8 所示的官刻本《爵秩全览》，则是国内各图书馆所藏的常见版本。

官刻本缙绅录的题签、内容也非一成不变，清末增加了年号、干支纪年和季节等信息，样式如下：

图 8《爵秩全览》（光绪丙午春季）

由图 8 可见[24]，此种官刻本的缙绅录，题签处不仅有书名，还有出版的年号、年代和季节，即光绪丙午年春季，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季。此种缙绅录共计 6 册，其中有两本是《新增爵秩全览》。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缙绅录在流传的过程中封面缺损，题签已经不见踪影，或尚有红色封面，或仅有收藏机构在修缮过程中添加的牛皮纸封皮，在这种情况下，缙绅录的年代往往需要根据缙绅录的内容推断。清华大学古籍所出版的《清代缙绅录集成》收录的缙绅录，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的文献来源于《集成》，则沿用《集成》考订的缙绅录成书时间[25]。

[23] 图 7 由任玉雪老师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拍摄，并已支付资料费。

[24] 图 8 收藏于清华大学古籍所，同样由图书馆工作人员拍摄并已支付资料费。

[25]《清代缙绅录集成》出版说明中提到，如果收录的缙绅录没有明确的的时间记载，编辑按照第一册内容考订时间。

2.3 清代缙绅录的收藏情况

保留至今的缙绅录规模庞大，仅《清代缙绅录集成》中已出版的便有 200 余种。[26]项目组在此基础上借助互联网对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所藏缙绅录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查询和整理，目前已搜索到 2700 余种，其中包括大量重复和季节不明的版本。[27]如果按照年代和季节排除重本，目前能够确定至少现存 407 种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根据获取资料的难易程度及馆藏缙绅录的稀有程度，研究组对录入材料的优先级别进行了排序，详见表 5。

表5　　清代缙绅录馆藏数量、独有数量与录入优先级统计表

图书馆	优先级	总量（种）	独有数量（种）
《清代缙绅录集成》	1	206	181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2	172	56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3	178	42
美国国会图书馆	4	23	3
美国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	5	261	8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6	154	1
上海图书馆	7	146	9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	8	113	17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	9	70	1
中国国家图书馆	10	297	22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11	114	4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12	96	3
北京大学图书馆	13	493	37
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	14	12	
日本东洋文库	15	89	8
清华大学图书馆	16	66	10
南开大学图书馆	17	8	1
吉林大学图书馆	18	60	1
南京图书馆	19	131	2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20	5	
中山大学图书馆	21	16	
复旦大学图书馆	22	22	

[26]案：在《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出版说明可见，《集成》共汇集了 209 种缙绅录，但在《集成》的目录中，仅查到 207 种，而且目录中列出的嘉庆十九年冬版本，在正文没有，因此《集成》共收录了 206 种；对于各大主要图书馆馆藏数量和最早季节种类的统计，详见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搢绅录的刊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7 本，2015 年 6 月，第 346 页。

[27]目前已查阅的大陆地区图书馆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宁夏大学、清华大学（按照清华大学出版《清代缙绅录集成》统计）、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郑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大陆以外的图书馆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库、京都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等等。以上大陆地区各大图书馆缙绅录馆藏的统计信息主要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李荣倩同学的细致工作，台湾地区及海外各图书馆馆藏的搜集整理工作由郝小雯同学完成，进一步的统计工作仍在进行中。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3	38	
苏州大学图书馆	24	17	
山东大学图书馆	25	9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69	
其它		67	1
总计		2,932	407

说明：1、在统计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数量时，暂不考虑书坊和官、坊刻本的区别，例如，如果某年某季有两种及以上不同书坊或不同名称的缙绅录，在此记为一种。另外，对季节不明的版本采取了如下处理方式：同一年若无确定季节的版本，而有一册或多册季节不明的版本，则将本年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的数量统计为 1；同一年若有确定季节的版本，则不将季节不明的版本统计在内，因为有可能与确定季节的版本重复。2、独有数量是指图书馆的独家收藏数量。3、在 2024-2025 年年间，团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网站上发现 69 个版本的缙绅录（含中枢备览）电子版，经筛选比对后，这一批电子版缙绅录未与数据库重合的部分均已录入（录入的版本信息详见表 1），由于是新发现的材料，故暂未设定优先级。

由表 5 可见，在材料获取方面，《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出版为研究者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缙绅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是项目组目前最为主要、录入优先级别最高的材料来源。

此外，互联网上公开可用的缙绅录资料也十分丰富，例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 160 余种缙绅录中，有 120 多种可供读者在图书馆网站免费下载彩色电子版；美国国会图书馆有 23 种缙绅录可在网上阅览；京都大学图书馆网站可阅读雍正二年的孤本；中国国家国家图书馆馆藏近 300 种缙绅录中，也有 10 种顺治朝至乾隆朝的善本可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浏览。[28]

一些图书馆以缩微胶卷的方法保存了大量的缙绅录资料：其一，香港大学图书馆存有美国的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录制的 260 余种缙绅录的胶卷，可供读者免费复制；其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藏的 170 余种缙绅录，制成缩微胶卷保留在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其三，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缙绅录，目前已斥资复制了上海图书馆的数本独有的缙绅录。与此同时，项目组还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处联络，商讨扫描或复制的可能，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回应与帮助。[29]

清朝保留至今的缙绅录相对集中在后期。根据研究组的不完全统计，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分别有 3、43、21 个年代存有缙绅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则所有年代都有缙绅录可查。

[28] 在此感谢张乐翔老师对于海外各图书馆馆藏刊本及电子资源的提示。此表亦见于任玉雪等《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一文，经阚红柳老师提醒，更新添加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同时基于课题组的主观判断调整了录入优先级，先后顺序并无其他含义。

[29] 在此感谢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张荣馆长对查阅和录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藏缙绅录的批准及其同仁陈芳、张虎等人的帮助；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的帮助。

第3章　数据库的优势与局限

3.1 数据优势

3.1.1 规模庞大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基于《清代缙绅录集成》的部分约有 280 万条记录，如果将海内外其他图书馆所藏缙绅录版本统计在内，总数据量或可达到 500 万条以上，对应约 40 万官员，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历史时期官员数据库。

清代缙绅录文献记录了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官员群体，几乎包括中国直省及盛京地区所有的职官，即文职官员、绿营官兵和八旗驻防官员。每季缙绅录收录的中央及地方的文职官员约 1.3 万名左右，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清代朱卷集成》和科举文献等资料相比，缙绅录包含的人物数量的要多得多。此外，缙绅录有专门记录武职官员的《中枢备览》，每季约 7000 至 8000 人。光绪三十四年春以后新增内务府官员，每季约有 1000 多人。在文、武缙绅录齐备的情况下，每季最大的职官数量或可达到两万余人。

3.1.2 内容丰富

缙绅录记录了每位职官的姓、名、官职、机构、旗分、科举出身及时间、籍贯、铨选方式及时间、官缺等级、冲繁疲难等各种信息，数据库的基本变量约 50 余项，内容丰富。

数据库基于目前录入的数据库的定量分析结果来看，重要数据非常完整。此外，中国的官僚制度迄今已有 2200 余年的历史，但除了帝王将相和中高品级官员，绝大部分低层官员的资料难有系统和完整的记录。缙绅录不仅涵盖了低品级官员，还收入了大量的吏员，职官覆盖范围远远超过其他史料。

3.1.3 连续性

缙绅录每季推新，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如此循环往复，清朝中期以来的缙绅录保存完整。根据研究组的不完全统计，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分别有 3、43、21 个年代存有缙绅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则所有年代都有缙绅录可查。具体说来，1740 年以后每十年都有五年以上有缙绅录存世，其中 1830-1911 年数据非常完整，基本可以保证每年都至少有一季。

3.1.4 可量化

清代缙绅录内容简洁且条目化，具有连续性的特征，非常适合建立长时段、大样本的量化数据库。量化数据库是指整理涵盖一定地域范围、时间跨度的大规模个人或微观信息的系统资料，有别于传统的扫描文本数据库，可以直接进行统计描述及彼此间相互关联的分析[30]。缙绅录是包括每位官员的姓、名、官职、机构、旗分、科举出身及时间、籍贯、铨选方式及时间、官缺等级、冲繁疲难等各种信息，近百年的数据保留完整，非常适合量化分析。

3.1.5 可连接性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汉军和民人有着很好的可连接性。研究组对同一季缙绅录中汉

[30]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 2015 年第 2 期，第 113-128 页。

军旗人和民人姓名的唯一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姓名的重复率很低，94%的记录中姓名在每一季的缙绅录中都只出现了一次。而在一季中出现两次的姓名中，绝大部分是由于同一官员有兼任的职务，会在缙绅录中不同的机构名单出现。因此汉军和民人可以在不同年代和季节的缙绅录之间进行连接，用以探讨清代官员的仕途发展。与之相比，西方人姓名重名很多，做这样的连接会相对困难。

数据库还可以与基于硃卷、题名录、同年齿录和捐纳名录等其他相关史料构建的量化数据库进行匹配连接。研究组尝试了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量化数据库的匹配。CBDB 量化数据库共有 34320 条记录，主要是明清两代有科名的士人，其中清代数据共有 29846 条，其中科名为进士的记录有 27525 条，其余为包括武进士、翻译进士、举人、荫生在内的其他士人记录。目前录入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有 46538 条记录和 CBDB 团数据库匹配，对应 9048 人。由此可见，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不仅可以在不同的年和季节之间对同一个官员进行追踪，还可以跨越不同的数据库，进行匹配连接，整合尽可能多的官员背景信息，进行综合研究.

3.1.6 职官的籍贯地、任职地信息

缙绅录记录了每位官员的任职地，京师或地方，地方则详细到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的各个层级，缙绅录数据库提供了每位官员的地理空间信息。清代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由理藩院管理，故而未收入缙绅录中。但缙绅录收录的官员仍然覆盖了清代京师、盛京地区和十八行省，即京师、盛京、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清末新疆建省，但缙绅录仍将其附于甘肃行省，盛京地区新设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独立分区，故清末缙绅录职官主要来源于二十二个地区，覆盖了大部分的清朝国土。台湾作为省级行政区划的数据只有 1885-1895 十年，更早的缙绅录中台湾府置于福建省之下，录入在“机构一”中。1895 年，台湾根据《马关条约》割让日本，故第一批公布的数据库时段中并没有台湾的相关官员信息。每位职官拥有地理空间信息的特点，使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为研究官员群体的空间流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2 数据局限

3.2.1 任职时间差异

缙绅录记录的官员任职时间与清实录、地方志和档案等材料中记载的时间有差异。以缙绅录东北地区的官员为例，发现与地方志等其他材料相比较，缙绅录记载的官员任职时间往往提前或滞后，但如果仅考虑姓名和职位两个变量，吻合率在 99%以上。另外阚红柳老师从版本学的角度考虑，并从出版流程出发，指出缙绅录的季节所指为出版季节，其实际反映的应为三个月前各级机关上报的官员任职情况。刘铮云在《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搢绅录的刊行》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但是考虑到出版方的差异，我们绝不排除一些信息更新滞后或不准确的情况存在。另一方面，课题组和合作学者在具体分析中结合地方志的记载，提出缙绅录记录反映的可能是官员任命时间，而地方志记载的是官员到任时间，因清代疆域辽阔，许多地区的地方官员赴任皆路途遥远，需要耽搁数月，故而会有核查地方志史料时出现的偏差。综上，部分职官任职时间可能需要进一步考订。

3.2.2 版本不一

清代缙绅录官刻本和坊刻本之分，如前文所述，略有差异。此外，坊刻版的出版书坊约

有五十余家，每家书坊也有相对独立的记录传统，特别是姓名的异体字，可能会影响到数据的连接。

3.2.3 署理、候补、额外官员记录不全

囿于体例，缙绅录对署理、候补、额外官员的信息存在记录不全的情况。

2020 年 8 月，胡恒等学者在《新亚学报》上发表了《清代知府选任的空间与量化分析——以政区分等、<缙绅录>数据库为中心》一文，该文提取了缙绅录 1833-1912 年段共计 3403 名清代知府的数据，结合 GIS 技术揭示了知府选任权、缺分类型以及政区等第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了知府的来源与晋升，揭示了清代知府选任中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以及地理、制度因素对官员流动和地方治理的影响。[31]2022 年 8 月，伍跃在《新亚学报》上发表《缙绅录与清代地方官员人事制度研究》一文，该文指出胡文虽有说明其所涉及的 3403 名知府均为实缺官员，但却没有说明这些官员是否始终是在本任上，并强调缙绅录虽能够准确反映官员被任命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但却不涉及该人何时到任且是否一直在任的问题。[32]伍文中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光绪年间的实授太平府知府王汝砺，其到任不久即被安徽巡抚奏请调署徽州府知府，后又因各种原因先后调署宁国府、安庆府、颍州府，长期未在本任奉职，而本任又长期由他人署理。[33]伍文所指出的问题的确是缙绅录的局限之一，由于编纂体例的限制，缙绅录主要记载实授官员，而对署理官员的记载以及署理状况的记录均不足。我们发现，记载不全的问题还出现在候补和额外官员群体上，部分坊刻本缙绅录有对候补、额外官员的记载，而部分官刻本则无记载。

针对署理、候补、额外官员记录不全的情况，我们建议使用者结合清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以及档案方志多方资料进行补遗。

3.2.4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主要变量完整度及缺失情况

不同时段、不同版本的缙绅录体例和内容上都有变化，而且对旗人和民人官员信息的记载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在表 6 中对已经录入的数据进行了分组的比对，按照旗民身份和版本进行不同内容的完整程度比较，以便对数据质量有初步的理解。

表6　　公开版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主要变量完整度对照表[34]

变量名	所有记录（%）	按版本(%)		按旗民身份(%)	
		官刻本	坊刻本	旗人	非旗人
姓	71.90	70.89	72.48	5.76	100
名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官职	99.62	99.99	99.39	99.69	99.60
机构一	99.10	99.14	99.09	98.19	99.49

[31] 胡恆、陳必佳、康文林：《清代知府選任的空間與量化分析——以政區分等、<縉紳錄>數據庫為中心》，《新亞學報》第 37 卷（2020 年 8 月），第 339-398 頁。

[32] 伍躍：《縉紳錄與清代地方官員人事制度研究》，《新亞學報》第 39 卷（2022 年 8 月），第 5、10 頁。

[33] 参见伍躍《縉紳錄與清代地方官員人事制度研究》，第 13-15 頁。

[34] 数据完整度对照表中包含的仅为文缙绅，即《爵秩全览》《大清缙绅全书》等记录清代文官系统的缙绅录，没有包括记录武职官员的《中枢备览》；另，数据完整度是针对录入数据库的所有记录而言，并未对旗人和民人官员分开计算，部分内容诸如“姓”旗人多数为空白，而籍贯仅限民人，旗人对应位置出现的内容为八旗旗分，录入在“旗分”变量下。为保证记载总数在数据完整度统计表中的一致性，表格中所有统计都以所有记载为标准，不考虑有无官员姓名的情况。

机构二	81.05	81.77	80.66	79.66	81.64
机构三	6.90	9.14	5.66	10.07	5.55
旗分	23.79	24.47	23.42	79.82	NA(不适用)
出身	71.96	77.05	68.44	41.54	84.89
籍贯省	53.62	52.86	54.03	10.26	72.02
籍贯县	70.05	65.51	72.56	13.53	94.05
铨选年	41.56	5.35	61.58	13.38	53.52
铨选方式	41.57	5.35	61.59	13.43	53.51
总计	1,232,355	438,680	793,675	367,298	865,057

由表 6 可见，姓的平均完整度度为 71.9%，官刻本和坊刻本略有差异，主要的差别还是在旗人与非旗人之间。旗人有称名不举姓的传统，因此缙绅录记录的旗人官员大多没有姓氏。拥有姓氏的旗人基本上是汉军旗人。旗人一般无籍贯信息，且重名情况较多，在册与册的连接中较难辨别是否为同一人，给追踪分析旗人官员的官职变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数据库使用者在此需格外留意。

名的平均完整度较高，为 99.99%，官刻本和坊刻本差异不大，旗人和非旗人的完整度分别为 99.99%。通常情况下名和姓的缺失往往是同时发生的，一般是原官缺空缺，暂无继任者或者尚不清楚新任官员姓名，缙绅录在出版时就用板条盖住姓名的位置，姓名的位置上会出现黑色的墨条印迹，详情可参见图 5 中的情况。

官职的平均完整度为 99.62%，官刻本与坊刻本基本相近；旗人与非旗人的差异也较小。这个统计信息与之前数据录入的分析略有差异，这是数据分析的调整导致的。初步录入的数据中，官职信息缺失的情况，大部为各衙门主事和笔帖式人员，由于排版的问题“笔帖式”往往作为印刻小标题形式出现。因根据材料体例，阴刻“笔帖式”信息属于变量机构二或机构三的内容，其下所列的人员所从事的职位俱为笔帖式。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内阁衙门，翰林院衙门中。后来考虑到数据分析的需要，在官职信息空缺，机构二或三的信息明显为官职的情况下，我们在实际的分析中会将机构二或三的内容同时复制到官职一栏作为这些记载的官职信息。因缙绅录本身是职官名录，除了排版的涂刻不应出现大量官职信息缺失的情况，使用者在分析官职的时候应格外留意官职信息缺失时，是否可以参考机构二或者机构三的内容确定相应条目中人员的官职。

正如前文说明，“机构一”、“机构二”、“机构三”中的机构，是指官吏隶属的政府机构，一、二、三不代层级从属关系，仅为区分缙绅录记录的不同机构[35]。对于京师和京外地方官员记录，机构变量中的内容代表的含义有所区别。京师的官员记录中，通常情况下确实属于带有隶属关系的衙门或部司、下属官员群体，其内容根据缙绅录排版中阴刻文字决定。例如吏部文选司下所列某位额外司员官员记录，其机构一对应的内容为“吏部衙门”，机构二“文选司”，机构三可能为文选司下开列的“额外司员”，若是直接列于文选司后的主事等官职官员，则“机构三”空白，详细情况可参见图 5。隶属于机构一的官员，机构二、三则为空白。而大部分官员隶属于机构一和二，机构三的数量较少，因此机构一、二、三的完整度分别为 99.10%、81.05%和 6.90%。

旗人的旗分的完整度为 79.82%。因旗人通常无籍贯信息且重名情况普遍，给涉及到个人追踪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旗分和身份、爵位等信息给旗人官员的追踪连接提供了重要

[35]录入人员对机构名称的录入是根据缙绅录材料的排版决定的，不对机构之间的层级关系加以判断。最初录入工作进行时，我们也尝试过默认机构之间的从属关系，但是发现这样处理会造成史料的误读，并对使用分析数据、理解材料带来困扰，为保持数据库信息与原材料的一致性，我们采取上述的处理方案。

的补充参照。

“出身”的平均完整度为 71.96%，官刻本与坊刻本接近。因大量旗人通过笔帖式考选或承袭爵位等方式进入文官系统，出身中主要涉及科举功名及部分行伍或新式学堂出身，旗人的出身信息完整度明显低于非旗人，仅为 41.54%，非旗人则 84.89%的记载都有出身。

旗人一般仅有汉军才有籍贯信息，因此“籍贯省”、“籍贯县”的信息完整度很低。非旗人的“籍贯省”、“籍贯县”信息完整度为 72.02%、94.05%。常理来说籍贯省和籍贯县的信息应该成对出现，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如下：缙绅录中部分记录缺失来源地中“籍贯省”的信息，但“籍贯县”信息是完整的，这些情况的官职一般为训导，教谕，学正，教授等承担地方文教职责的官职。通过对已经录入数据的验证，我们发现这些府州县级地名信息（即“籍贯县”的内容）对应的省份就是官职所在省，即地区信息反映的省。使用者在处理籍贯信息时需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比如可以将“地区”变量中的信息替换进上述教育官职信息的缺失“人省”中，同时要注意考察地区信息和籍贯信息的一致性。

官刻本较少记载铨选相关信息，相反坊刻本为适应市场和用户需求，对这一信息记录完备。从表 6 中可以看出，坊刻本的记载中，大约 60%记载了“铨选年”和“铨选方式”。非旗人的“铨选年”和“铨选方式”的信息完整度虽然远远超过官刻本，均超过 50%。旗人记载中有铨选信息的比例较低，非旗人较高，这是与官职本身是否需经铨选任命的性质决定的，使用者需结合相关制度文献进行考量。[36]

[36]关于铨选信息的统计，与任玉雪等 2016 年发表的《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一文有较大出入，原因是我们对书名和版本的判断和录入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随后进行了调整，数据库的使用者当以《用户指南》的统计和说明为准。

第4章　《缙绅录》原始文本开发和数据库利用情况

近年来，以《缙绅录》为研究对象或以《缙绅录》数据库为研究工具的相关成果陆续发表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或由知名出版社出版。截至 2025 年 4 月，相关研究达到 35 篇（部）。这些成果涉及《缙绅录》的开发、史料价值、记载准确性和局限性以及《缙绅录》数据库的构建、数据处理、官员组织运作模式、文武官员的群体结构、官员仕途和职业发展、官员的分布与选拔等方面的内容，不仅了展现出缙绅录数据库记载量大、连续性强、适配性高的优势，还体现了其在数字人文和清代官僚制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潜力。

4.1《缙绅录》的开发

早在清代，一些学者或藏书家即注意到《缙绅录》，开始收藏一些年代久远的《缙绅录》。迨至近代，据冯立昇为《清代缙绅录集成》所撰之序，清华大学图书馆于 20 世纪 30 年代即开始收集和整理《缙绅录》。[37]这表明当时已有专业机构意识到《缙绅录》强连续性的特征在清代古籍中确属罕见，开始成规模地收集《缙绅录》。上世纪 50 年代，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以英文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利用部分《缙绅录》（主要是《大清缙绅全书》和《中枢备览》）截面数据分析了清代文武官员的出身和薪俸。[38]著名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也非常重视《缙绅录》。1956 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前往苏州视察工作时特别关照过苏州的珍籍善本保护工作，并参与了苏州潘氏滂喜斋所藏的一套《缙绅录》的抢救性保护工作。1957 年，郑振铎偶得乾隆时期《缙绅录》，并于《西谛书跋》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 前见滂喜斋潘氏有康熙缙绅录，诧为罕见，跋之者颇多。三年前予于杭州得崇祯缙绅录则当为今知的最早的一部了。顷（2 月 20 日）于琉璃厂邃雅斋复见乾隆戊戌（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七七八年）的缙绅全函，虽时代较晚，而内容包罗甚广。于舆图外，每府均注出要缺、中缺、简缺，以及风俗、学校、土产和养廉银数。每县更有地丁银数、杂税银数、谷仓石数和办公银钱。是大好的清代中叶的经济史料也，不仅仅记载职官姓氏而已。因亟收之。与崇祯一部并庋于架上，时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日色大佳，渐透春意，久郁的情怀也殊是畅适……[39]

郑振铎另辟蹊径，不仅注意到《缙绅录》在职官史、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潜力，还发现其在历史地理、社会史、教育史和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的独特价值，这也表明《缙绅录》的利用前景较为广阔。

1984 年，张英宇在《文献》发表了《清代搢绅录略考》一文，该文梳理了中国古代职官名录之演变，分官刻本和坊刻本两种类别探讨了《缙绅录》的体例、内容和编纂形式，是较早系统性介绍《缙绅录》的研究之一。[40]

2008 年 4 月，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整理、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95 册《清代缙绅录集成》集成》首次面世，全书收录清华大学图书馆珍藏的 200 余部《缙绅全书》和《爵秩全览》（后附武职官录《中枢备览》）善本，引发了学界

[37] 冯立昇：《序》，《清代缙绅录集成》第 1 册，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

[38] 张仲礼著，李荣昌、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9、236-242 页。

[39] 转引自王道《郑振铎与“还魂纸”》，网址：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323/c404063-32649772.html.

[40] 张英宇：《清代搢绅录考略》，《文献》1984 年第 1 期，第 116-124 页。

的广泛关注。同年，刘蔷在《图书馆杂志》发表《荣录堂与清代搢绅录之出版》一文，文章概述了《缙绅录》的内容版式、出版状况，并考察了刊刻《缙绅录》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荣录堂的发展状况及其与《缙绅录》刊刻之间的关系。[41]

2010 年，王月利用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中枢备览》（乾隆四十九年）对绿营中的旗人武官比例进行了统计，发现绿营旗人提督的比例逐年下降，并指出了旗人任绿营武官的消极影响。[42]

2012 年，阚红柳在《清史研究》上发表《清代缙绅录的特点、内容和史料价值探析》一文，文章认为《缙绅录》具备信息量大、及时准确、实用性强的特点，同时《缙绅录》在基层官员、职官制度、行政区划等研究领域中具有独特的价值。[43]

次年，阚红柳发表《缙绅录与清代北京》一文，介绍了《缙绅录》在清代北京的编纂、刊刻和传播过程，并论述了《缙绅录》和彼时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的双向互动关系。[44]

2016 年 6 月，刘峥云从吏部按季进呈御览的角度切入，探讨了吏部进呈御览与书铺刊行《缙绅录》的关系与过程。[45]同年，林大岳、徐媛苹利用《缙绅录》补充了多位未在《台州府志》中记载的知府，使得清代台州知府的人数、任职年限和基本信息渐趋准确和完善。[46]2016 年，王研在《清代旗人选任绿营提督考》一文中利用《缙绅录》考证了 30 余位清代绿营旗人提督的任职信息。[47]

2017 年，阚红柳发表《清代坊刻本缙绅录营销论析》一文，该文详细探究了清代坊刻本缙绅录经营的社会历史环境、市场条件和营销策略。[48]

2018 年，马子木在《历史档案》发表《国家图书馆藏顺康缙绅册》一文，介绍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十八年缙绅册》和《康熙缙绅册》的版本、年代和流转始末，并以此两种早期版本《缙绅录》考察了清初政制演变的细节。[49]2018 年，吴佩林、万海荞发表《清代州县官任期“三年一任”说质疑——基于四川南部县知县的实证分析》一文，该文利用《南部档案》、《缙绅录》和其他材料整理了清代四川南部县知县数据，同时指出《缙绅录》存在不记载署理官和存在滞后性的问题。[50]2018 年，《清史研究》推出“《缙绅录》与清史研究”专栏，其中有 2 篇文章涉及《缙绅录》原始文献的解读和开发。一是阚红柳的《缙绅录的阅读与清人百态》，该文以阅读史的角度切入探讨《缙绅录》的独特研究价值，分别考察了君主、官员和士人群体、个体与家族以及平民对《缙绅录》的态度和阅读状况，由此引发了对官制融入清代社会生活的深层次思考。[51] 二是张瑞龙的《清代缙绅录史料价值的检讨——以所载“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为例》，该文考证了《缙绅录》中记载的固定栏目“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与清代举人实际取中情况存在差异，揭示了《缙绅录》在史料价值方面的局限性。[52]

2019 年，陈必佳在《清史研究》发表《再论<缙绅录>记载的准确性及其史料价值》一文，文章回应了张瑞龙和吴佩林、万海荞的论文对《缙绅录》内容准确性的质疑，指出利用

[41] 刘蔷：《荣录堂与清代搢绅录之出版》，《图书馆杂志》2008 年第 10 期，第 63-68 页。

[42] 王月：《清代八旗补放绿营武官问题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 年第 6 期，第 93-99 页。

[43] 阚红柳：《清代缙绅录的特点、内容和史料价值探析》，《清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146-149 页。

[44] 阚红柳：《缙绅录与清代北京》，《北京档案》2013 年第 10 期，第 55-57 页。

[45] 刘峥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缙绅录的刊行》，《“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 年，第 345-374 页。

[46] 林大岳，徐媛苹：《清代台州知府补遗》，《台州学院学报》2016 年第 4 期，第 24-29 页。

[47] 王月：《清代旗人出任绿营提督考》，《历史档案》2016 年第 4 期，第 61-72 页。

[48] 阚红柳：《清代坊刻本缙绅录营销论析》，《出版发行研究》2017 年第 11 期，第 106-108 页。

[49] 马子木：《国家图书馆藏顺康缙绅册》，《历史档案》2018 年第 2 期，第 129-133 页。

[50] 吴佩林，万海乔：《清代州县官任期“三年一任”说质疑——基于四川南部县知县的实证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第 63-72 页。

[51] 阚红柳：《缙绅录的阅读与清人百态》，《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1-9 页。

[52] 张瑞龙：《清代缙绅录史料价值的检讨——以所载“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为例》，《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36-47 页。

《缙绅录》时必须先对材料本身的特性做出分析，否则容易造成对史料的误读。[53]

2021 年，伍跃在《新亚学报》上发表《缙绅录与清代地方官员人事制度研究》一文，该文认为《缙绅录》在清代官员人事制度研究中具有独特价值，但也存在不记载署理官员、不能反映官职动态变化等局限性，作者认为在使用《缙绅录》研究清代的地方官员人事制度时，必须结合使用并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他官私文献。[54]2021 年，石鹏在《文献》发表《国家图书馆藏明代万历及崇祯缙绅录研究》一文，该文介绍了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十二年（1584）春季缙绅录和崇祯十四年（1641）秋季缙绅录的版式、内容、成书时间和流转，并讨论了《缙绅录》的文献价值。[55]

2024 年，郭永钦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发表《清代地丁税数据信息与政区变动》一文，该文详细考证了《缙绅录》所收录的地丁税数据，发现这一数据至少在四个时间断面大致可用，且《缙绅录》的县级地丁税数据的质量要优于府级和省级，数据在官员调动和政区调整后的更新也较为及时。[56]

4.2《缙绅录》数据库的利用

《缙绅录》数据库建设项目源于 2012 年，2014 年获得香港研究资助局立项资助，2016 年数据库建设初具规模。同年，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成员在《清史研究》上发表《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一文，详细介绍了《缙绅录》数据库项目的缘起、文献来源和进度、内容和数据质量以及数据库外连接的尝试，该文还利用定量举例分析了身份、背景对官员任职的影响，同时介绍了团队的数据共享计划。[57]

2018 年，《清史研究》推出的“《缙绅录》与清史研究”专栏载有 2 篇利用《缙绅录》数据库的研究成果：一是团队成员陈必佳、康文林、李中清的《清末新政前后旗人与宗室官员的官职变化初探》，文章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清末新政时期京师主要机构官员的旗民比例，并以度支部为例探讨了新政前后京师主要机构的人事变化。二是胡祥雨的《清末新政与京师司法官员的满汉比例（1901-1912）》，文章分析了丙午官制改革前后三法司、法部、审判和检察官员的满汉比例，发现 1906 年官制改革后汉（民）人官员的数量明显增加，破除“满汉畛域”对京师司法官员的任命产生了实际影响。[58]

2019 年，胡恒利用吏部档案、地理志以及《缙绅录》收集整理了清代的官员缺分和政区等第，揭示了“冲繁疲难”四字和官缺缺分的分布状况、政区等第和官员缺分的对应关系以及官缺缺分与官员选任的相互关系。[59]

2020 年，Chen Bijia、Cameron Campbell 等学者在英文期刊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上发表了“Big Data for the Study of Qing Officialdom: The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base-Qing (CGED-Q)”一文，该文回顾了缙绅录数据库建设项目的进展和前景，介绍了数据来源、转录过程和构造变量的方法，并提供了描述性统计结果示例来展示其应用潜力，例如，中央部门与地方省份中民人正式官员存在出身差异，中央部门以进士出身官员为主，而地方省份以监生和举人为主。[60]同年，康文林在《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了《清末科举停废对世人文

[53] 陈必佳：《再论<缙绅录>记载的准确性及其史料价值》，《清史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129-133.

[54] 伍躍：《縉紳錄與清代地方官員人事制度研究》，《新亞學報》第 39 卷（2022 年 8 月），第 1-62 頁。

[55] 石鹏：《国家图书馆藏明代万历及崇祯缙绅录研究》，《文献》2021 年第 6 期，第 116-132 页。

[56] 郭永钦：《清代地丁税数据信息与政区变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58-72 页。

[57] 任玉雪，陈必佳，郝小雯，康文林，李中清：《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和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61-77 页。

[58] 胡祥雨：《清末新政与京师司法官员的满汉比例（1901-1912）——基于<缙绅录>数据库的分析》，《清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21-35 页。

[59] 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4-29 页。

[60] Chen Bijia, Cameron Campbell, Yuxue Ren and James Lee, “Big Data for the Study of Qing Officialdom:

官群体的影响》一文，文章利用《缙绅录》数据库从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分别分析了清末时期官员出身和获任的可能性以及文官系统的嬗变，发现清末新政时期进士出身官员和地方举人、贡生出身的官员未见受政策调整的影响，京师举人和贡生出身的官员数量有明显增长。[61]同年，胡恒、陈必佳、康文林在《新亚学报》上发表了《清代知府选任的空间与量化分析——以政区分等、<缙绅录>数据库为中心》一文，该文以政区地理的角度切入考察了清代府的地理空间等级以及府之等第组合与官员缺分的对应关系，发现缺分分布与知府选任关系密切，最要缺和要缺所在的知府升迁比例分别达到 26.3%、23.5%，特别是省会所在知府升迁比例更是达到 40.5%。[62]

2021 年，胡存璐、胡恒等学者在《数字人文研究》上发表了《清代州的政区分等与知州选任的量化分析》，文章利用《缙绅录》数据库发现直隶州知州来源于知县者比例高达 39%，直隶州知州成为地方官员晋升的重要去处，对知县等基层官员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激励方式。[63]同年，Wang Yifang 等学者在计算机图形学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上发表“Interactive Visual Exploration of Longitudinal Historical Career Mobility Data”一文，该文提出了一个 CareerLens（仕途透镜）系统来可视化缙绅录数据库中官员的仕途轨迹，CareerLens 包含三个模块：数据预处理、数据提取和数据可视化，可通过多层次的可视化帮助使用者分析官员的仕途流动：在宏观层面总结整体流动趋势，在中观层面提取潜在群体，在微观层面揭示个人社会关系。[64]同年，陈必佳在《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第 3 辑）》上发表了《“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的建设过程，现状与前景》一文，详细介绍了“CGED-Q”项目的缘起、现状和规划，并介绍了题名录、乡试录和同年齿录等名册史料的搜集进度，同时描述了缙绅录数据库建设过程中人名匹配等问题的处理方法。[65]

2022 年，薛勤、康文林于《社会科学研究》上刊发了《清季改革视阈下吏部官员群体的人事递嬗与结构变迁》，文章利用《缙绅录》数据库分析发现进士和举人在吏部的任职和仕途变化与官制改革前相比变化较小，与其他新设部门的官员群体有着明显差异。[66]2022 年，康文林、陈必佳介绍了《缙绅录》数据库中官员记录的名义链接方法，旨在利用缙绅录数据库和同年齿录数据库构建官员的职业生涯纵向记录，通过数据标准化处理和概率性连接方法处理姓氏集中性过高、姓名书写变体以及籍贯记录不一致的问题，生成了 32.6 万段官员职业历史记录，该文试图为中文历史文献的链接提供一种可推广的框架，尤其适用于精英群体研究。[67]同年底，李林的《清代武科考试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利用缙绅录数据库统计了武童生和武举人的籍贯、升黜和任职情况，认为武科出身者于基层任职时，大多循资晋升，仕途空间较为狭窄。突破年资的主要方式仍为建立军功，但是军功的获得又带有大量偶

The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base-Qing (CGED-Q)”,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vol.4，no.2（June 2020），pp.233-259.

[61] 康文林：《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 年第 4 期，第 156-166 页。

[62] 胡恆、陳必佳、康文林：《清代知府選任的空間與量化分析——以政區分等、<縉紳錄>數據庫為中心》，《新亞學報》第 37 卷（2020 年 8 月），第 339-398 頁。

[63] 胡存璐、胡恒、陈必佳、康文林：《清代州的政区分等与知州选任的量化分析》，《数字人文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34-47 页。

[64] Wang, Yifang, Hongye Liang, Xinhuan Shu, Jiachen Wang, Ke Xu, Zikun Deng, Cameron Campbell, Bijia Chen, Yingcai Wu and Huamin Qu, “Interactive Visual Exploration of Longitudinal Historical Career Mobility Data”,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vol.28，no.10（March 2021），pp.3441-3455.

[65] 陈必佳：《“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的建设过程，现状与前景》，付海晏主编：《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1-44 页。

[66] 薛勤、康文林：《清季改革视阈下吏部官员群体的人事递嬗与结构变迁（1898-1911）——以<缙绅录>数据库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73-182 页。

[67] Cameron Campbell and Bijia Chen, “Nominative Linkage of Records of Officials in the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set-Qing (CGED-Q)”, *Historical Life Course Studies*，vol.12，no.5（September 2022），pp.233-259.

然性因素。[68]

2023 年，陈必佳、康文林在《史学月刊》发表《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员仕途研究》，文章以《缙绅录》数据库为例介绍了传统史料数据化后的可连接特性，举例说明了通过计算机技术对数据库进行内外连接有助于还原官员群体的仕途，表明以数据库为核心的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能够在宏观层面补充以往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和缺憾。[69]同年，Adam T Burke 等学者在*2023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cess Mining (ICPM)*上报告了"State Snapshot Process Discovery on Career Paths of Qing Dynasty Civil Servants"一文，该文基于缙绅录数据库提出了State Snapshot Logs(状态快照日志)概念和一种发现算法 State Snapshot Miner（状态快照挖掘器）用于从此类日志中发现随机过程模型，通过这一模型，作者对精英文官的早期职业路径进行建模，发现清代官员任命总体上符合官僚规则，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规则执行的变通和复杂性。[70]

2024 年，康文林、高帅奇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清代文官的人口组织学研究（1830-1911）》一文，文章将组织人口学的统计方法引入到清代官僚制度研究中，以入职率和离职率代替出生率和死亡率，以个人职业生涯长度代替寿命长度，研究发现文官离职率在任职的第一年内很高，然后下降并渐趋稳定，19 世纪下半叶官员的离职率整体下降，但于清末十年中上升。[71]2024 年，陈俊、康文林在《历史档案》上发表《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的满汉比例和出身构成》一文，文章利用《缙绅录》数据库的武职官员数据分析了清后期中下层的群体构成，文章发现清代武官选拔多途并用，客观上推动了武官的阶级流动，基层武官的选拔机制给予了大量行伍白身者进入官僚体系的机会，但旗人贵族和军事精英的垄断又将其囿于低级武官的序列。[72]

[68] 李林：《清代武科考试研究》，中华书局 2022 年版，第 124-129，313-320 页。

[69] 陈必佳、康文林：《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员仕途研究》，《史学月刊》2023 年第 4 期，第 88-100 页。

[70] Burke, Adam T., Sander J. J. Leemans, Moe T. Wynn, and Cameron D. Campbell, "State Snapshot Process Discovery on Career Paths of Qing Dynasty Civil Servant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23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cess Mining (ICPM)，Rome, Italy, October 23-27, 2023.

[71] 康文林，高帅奇：《清代文官的组织人口学研究（1830-1911）》，《社会科学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57-169 页。

[72] 陈俊，康文林：《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的满汉比例和出身构成》，《历史档案》2024 年第 3 期，第 104-112 页。

第5章　变量

5.1 版本信息

5.1.1 阳历年份

阳历年是为了数据分析的方便由录入完成后康文林老师整合数据时统一添加的，并不存在于缙绅录原材料中。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按季的缙绅录记录总数除了受出版方和版本问题影响外，京师的官员数量在 1906 年，1908 年至清末还受到清末官制改革的影响，人员变动较大。详情可以结合机构一的内容进行比对。

表7　　CGED-Q 按阳历年份（含季节）记录分布

年份季节	记载数	百分比	年份季节	记载数	百分比	年份季节	记载数	百分比
1760 冬	13,232	1.07	1857 秋	12,984	1.05	1905 春	15,560	1.26
1761 秋	7,131	0.58	1857 冬	12,926	1.05	1905 夏	13,050	1.06
1765 春	13,167	1.07	1858 冬	13,820	1.12	1905 秋	14,994	1.22
1765 冬	12,830	1.04	1859 夏	13,756	1.12	1905 冬	13,084	1.06
1768 秋	12,733	1.03	1859 秋	13,859	1.12	1906 春	13,091	1.06
1773 秋	7,238	0.59	1859 冬	13,872	1.13	1906 夏	13,808	1.12
1777 秋	12,652	1.03	1860 春	13,829	1.12	1906 秋	15,213	1.23
1786 春	9,376	0.76	1860 秋	13,903	1.13	1906 冬	13,083	1.06
1788 春	13,160	1.07	1860 冬	13,738	1.11	1907 春	13,064	1.06
1788 冬	13,221	1.07	1861 夏	13,841	1.12	1907 夏	14,910	1.21
1796 春	13,231	1.07	1862 夏	13,846	1.12	1907 秋	12,634	1.03
1797 春	10,818	0.88	1863 春	9,442	0.77	1907 冬	14,027	1.14
1797 冬	13,245	1.07	1864 春	13,884	1.13	1908 春	14,513	1.18
1798 春	13,155	1.07	1900 春	15,831	1.28	1908 夏	14,645	1.19
1798 秋	12,705	1.03	1900 夏	14,967	1.21	1908 秋	13,738	1.11
1798 冬	12,578	1.02	1900 秋	13,181	1.07	1908 冬	13,754	1.12
1850 秋	13,893	1.13	1901 春	15,856	1.29	1909 春	14,990	1.22
1851 夏	9,968	0.81	1901 夏	16,186	1.31	1909 夏	14,998	1.22
1851 冬	12,858	1.04	1901 秋	17,216	1.4	1909 秋	15,081	1.22
1852 秋	13,882	1.13	1901 冬	13,000	1.05	1909 冬	15,364	1.25
1852 冬	10,183	0.83	1902 春	12,991	1.05	1910 春	15,739	1.28
1854 春	13,838	1.12	1902 秋	14,701	1.19	1910 夏	15,871	1.29
1854 冬	13,835	1.12	1902 冬	15,552	1.26	1910 秋	16,260	1.32
1855 春	13,636	1.11	1903 春	13,534	1.1	1910 冬	15,543	1.26
1855 秋	13,828	1.12	1903 夏	13,685	1.11	1911 春	16,330	1.33

1855 冬	13,776	1.12	1903 秋	15,357	1.25	1911 夏	16,627	1.35
1856 春	12,684	1.03	1903 冬	15,391	1.25	1911 秋	16,036	1.31
1856 冬	11,311	0.92	1904 春	15,352	1.25	1911 冬	19,748	1.6
1856 夏	13,713	1.11	1904 夏	13,783	1.12	1912 春	19,644	1.59
1857 春	13,833	1.12	1904 冬	14,963	1.21	总计	1,232,355	100

5.1.2 季节号

季节号为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内容分别对应赋值 1, 2, 3, 4，也是为数据分析的运算便利新生成的变量内容。

5.1.3 序号

序号是每一季缙绅录中从 1 开始按照自然数顺序给每条职官记载的编号，通常范围在 1-16000 以内。

5.1.4 插补号

插补号是录入人员在录入数据之时根据相邻册的官职记载的增补等情况添加的号码。此处需额外注意，由**阳历年份**、**季节号**、**序号**、**插补号**四个变量组成的一组内容（或者说编号）对于数据库中的每一条记载来说都是唯一的。使用者在进行数据库的量化分析可以加以利用。

5.1.5 卷号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目前录入的缙绅录主要来源于《清代缙绅录集成》，其收录 200 余种缙绅录，共 95 卷。卷号即缙绅录在《集成》中的顺序号。也就是说，数据库中带有卷号的缙绅录来源于《集成》。

5.1.6 册号

册号与上述卷号对应，前文已经提及，缙绅录有元亨利贞四册编号，在录入中则简单对应一二三四的内容。

5.1.7 书名

缙绅录是清代官员名册的泛称，有众多称谓。在缙绅录的题签、内封或版心处，常常可以看到“爵秩全览”“缙绅全书”“大清搢（缙）绅全书”“大清搢绅全书中枢备览”“爵秩全本”“职官录”“大清爵秩全览”“满汉缙绅全书”“大清中枢备览”“满汉缙绅全本”，都是指缙绅录。对于清华版《集成》中的缙绅录录入，我们普遍遵从编排后目录上的书名，另外将“缙绅全书”和“中枢备览”分开录入，书名也分开。统一处理后，不同称谓的记录数量如下：

表8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各种版本数据分布(文缙绅)

书名	记录数	百分比(%)	种数（按季）	百分比(%)
大清搢绅全书	21,058	1.71	2	2.25
大清爵秩全函	13,893	1.13	1	1.12

大清爵秩全览	33,009	2.68	3	3.37
大清缙绅全书	356,296	28.91	27	30.34
满汉缙绅全书	13,232	1.07	1	1.12
满汉缙绅全本	7,131	0.58	1	1.12
爵秩全函	15,357	1.25	1	1.12
爵秩全本	12,830	1.04	1	1.12
爵秩全览	399,288	32.4	28	31.46
爵秩新本	12,733	1.03	1	1.12
缙绅全书	308,136	25	21	23.60
职官录	39,392	3.2	2	2.25
总计	1,232,355	100	89	100

由表 8 可知，《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公开的三批缙绅录数据，即 1786-1798 时段、1850-1864 时段、1900-1912 时段，共计 89 季，记录数共 1,232,355 条，其中名为《爵秩全览》的官刻本版本共 28 季，记录数近 40 万，占比 32.4%；[73]名为《大清缙绅全书》的版本共 27 季，记录数约 35 万，占 28.91%；名为《缙绅全书》的版本共 21 季，记录数约 31 万，占 25%；其余有 9 种版本，分别名为《大清搢绅全书》、《大清爵秩全函》、《大清爵秩全览》、《满汉缙绅全书》、《满汉缙绅全本》、《爵秩全函》、《爵秩全本》、《爵秩新本》、《职官录》等，除《职官录》外，皆为坊刻本，这些版本总记录数约为 17 万，约占 13.69%。

5.1.8 出版方

缙绅录可分为官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一般是吏部进呈的本子，但在书中不标明出版方。官刻本一般称为《爵秩全览》，清末也有称《职官录》。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爵秩全览》都是官刻本，荣宝斋、荣禄堂、荣锦堂等一些书铺也出版一些封面题名为《爵秩全览》的坊刻本，但内页封面通常仍为“大清搢绅全书”并明确标有书坊名。坊刻本则是由京城的书铺出版的，往往在书的题签、内封和版心双鱼线内标注书坊的名称或地址。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目前所录入的书坊包括同升阁、奎文阁、崇名堂、荣宝齐、荣晋斋、荣禄堂、荣觐堂、荣贵堂、荣锦堂、荣録堂、聚锦堂、西荣庆堂、世锦堂、文宝堂、富文堂、炳蔚堂、大文堂、荣福堂、斌升堂、荣华堂、来鹿堂、文宝堂、松竹斋、荣宝斋、槐荫山等。此外，清末还有少量印铸局数出的版本。如果清代缙绅录录入的缙绅录有明确的出版方信息，例如书坊信息，则填写书坊名称，如果无，则空行。目前录入缙绅录的出版书坊及其信息数量如下:

表9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缙绅录文献统计表（文缙绅部分）

出版方	记录数	百分比(%)	种数（季）	百分比
京都琉璃厂世锦堂	12,652	1.03	1	1.12

[73] 阚红柳和任玉雪等学者均提到《爵秩全览》既有官刻本也有坊刻本。为了呈现缙绅录数据库版本的分布信息，我们在进行表格标准化处理时，将“出版单位”一项没有刻书坊名称或标识为“刻本”的《爵秩全览》认为是官刻本。缙绅录版本多样，请使用者结合缙绅录原始文献的封面、扉页和序言（如有）进行判断。参见阚红柳《清代缙绅录的特点、内容和史料价值探析》，《清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146-149 页；阚红柳《清代坊刻本缙绅录营销论析》，《出版发行研究》2017 年第 11 期，第 106-108 页；任玉雪，陈必佳，郝小雯，康文林，李中清《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和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61-77 页。

刻本	155,094	12.59	12	13.48
同文堂	9,442	0.77	1	1.12
同升阁	20,363	1.65	2	2.25
大文堂	13,820	1.12	1	1.12
奎文阁	39,631	3.22	3	3.37
富文堂	27,732	2.25	2	2.25
宝名斋	13,859	1.12	1	1.12
文英堂	13,738	1.11	1	1.12
荣宝斋	54,810	4.45	4	4.49
荣庆堂	13,221	1.07	1	1.12
荣晋斋	25,195	2.04	2	2.25
荣锦堂	36,256	2.94	3	3.37
荣禄堂	299,938	24.34	20	22.47
西荣庆堂	13,160	1.07	1	1.12
贵文堂	13,833	1.12	1	1.12
空白	469,611	38.11	33	37.08
总计	1,232,355	100	89	100

由表 9 可见，官刻本无特殊出版方说明，因此数据库中《爵秩全览》对应的出版方是空缺的。其余坊刻本基本都有各书坊的名称，包括荣禄堂，荣锦堂，荣宝斋，荣晋斋等。部分出版方注明是“荣禄堂刻本”，部分则无刻本二字，表格中为了清晰简明地展示出版方的分布情况，已将两者合并。

5.1.9 版本年号

数据库中的年号、年代和季节，是指缙绅录文献而言，因此加上了“版本”。此外，数据库直接采用了《集成》的年号、年代和季节等信息，部分信息是《集成》编辑考订之后确定，数据库录入之时并没有进行再次考证。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错误，可能进行更改。

目前缙绅录数据库录入的文献版本年号包括乾隆、嘉庆、同治、道光、光绪、宣统。数据库录入的信息集中分布在清末，一方面是因为清末的数据比较丰富，同时，数据库最先录入的缙绅录主要来源于《集成》，而《集成》收录的缙绅录也主要分布在清末。

5.1.10 版本年份

版本年代是缙绅录原始文献出版的年代。

5.1.11 版本干支

版本干支是缙绅录原始文献出版的干支纪年。缙绅录的封面题签上，往往会标示干支纪年。如果没有记载，录入人员会根据所载年代考订加入。

5.1.12 版本季节

缙绅录每季推新，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如此循环往复。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季节是指缙绅录原始文献的出版时间，而非对应的官员在任时间，实际上反应的官员任职情况是三个月以前的名册。季节信息往往标注在缙绅录的封面题签上，但题签很容易损坏，季节信息经常缺失。数据库目前录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集成》，有些版本季节信息缺失，

《集成》编辑考订之后确定[74]，数据库录入之时并没有进行再次考证。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错误，可能进行更改。

缙绅录的封面题签上，往往还标示干支纪年。如果没有干支记载，录入人员会根据所载年号加入。

表10　CGED-Q 版本季节及对应版本数量统计

版本季节	记录数	百分比	版本数量
春	360,548	29.26	26
夏	227,654	18.47	16
秋	299,219	24.28	22
冬	344,934	27.99	25
总计	1,232,355	100.00	89

5.1.13 页码

页码是指《清代缙绅录集成》整理出版时重新标注的页码，如前文所述，数据库中的页码并非原始文献的页，而是《集成》整理成卷，重新排列的页码。

5.2 官职机构信息

5.2.1 地区

地区是指官员任职的区域。缙绅录的职官主要来自内地京师、盛京地区和十八行省，即京师、盛京、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清代非直省民族地区的官员，即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的职官，向由理藩院管理，未收入缙绅录。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职官在缙绅录中没有独立分区，仍附于甘肃行省之后。清末盛京地区新设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独立分区，故清末缙绅录职官主要来源于二十二个地区。

总的来说，“地区”的划分还是比较稳定的，仅有少数的变化。详见表 11：

表11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地区信息统计表

地区	记载数	百分比
京师	394,281	31.99
内务府	15,466	1.26
吉林宁古塔城	661	0.05
吉林省	2,551	0.21
四川省	54,342	4.41
奉天省	4,505	0.37
安徽省	32,978	2.68

[74] 《集成》出版说明中提到“具体到每一种书的书名，原则上以内封和版心处的书名为准，鉴于坊刻本书名较长，均采用简称”，出版说明一。

山东省	58,321	4.73
山西省	42,664	3.46
广东省	52,905	4.29
广西省	37,043	3.01
江南省	38,009	3.08
江苏省	22,136	1.8
江西省	46,570	3.78
河南省	47,564	3.86
浙江省	48,359	3.92
湖北省	37,898	3.08
湖南省	36,527	2.96
湖广省	487	0.04
甘肃省	26,438	2.15
甘肃新疆	5,755	0.47
盛京	20,565	1.67
直隶省	71,685	5.82
福建省	36,738	2.98
贵州省	25,883	2.1
陕西省	35,357	2.87
云南省	35,361	2.87
黑龙江城	192	0.02
黑龙江省	1,051	0.09
其他	38	0.00
缺失	25	0.00
总计	1,232,355	100

由表 11 可知，缙绅录的“地区”划分为京师、盛京，以及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行省。

较为特殊的记载有：内务府、吉林宁古塔城、黑龙江城、江南省、湖广省、甘肃新疆。下面分别说明：

一，内务府。内务府是掌管宫廷事务的机构，自成系统，其职官信息和人员名册最初并不包含在缙绅录内，课题组在搜集版本的过程中，官刻本偶见有独立成册的《内务府爵秩全览》。光绪三十四年春及以后的 14 季缙绅录中，内务府信息逐渐合并入缙绅录的印制中，地区栏录入为“内务府”，每季包括 1000 多条记录，共计 15466 条记录，对应的一级机构为“总管内务府衙门”（92.98%）或“内务府衙门”（7.02%）。[75]由于内务府情况特殊，故未进行合并。

二，吉林宁古塔城、黑龙江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北建省，新增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在此之前，东北地区称为盛京地区，包括盛京将军（奉天府）、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辖区，其中盛京地区又常称为奉天。吉林、黑龙江建省之前，被称为吉林宁古塔城（宁古塔吉临城）和黑龙江城，官员记录数较少，在五百至一千条之间，根据录入规则，在分析

[75] 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搢绅录的刊行》一文中对内务府衙门是否列入缙绅录的源流和在清末列入缙绅录中的变化作了详细的解释：咸丰朝以前，内务府衙门的堂司各官衔并未列于吏部进呈之爵秩全览内，而是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奏准补行纂辑进呈。咸丰元年以后，附入爵秩全览进呈，另为一册。《清代缙绅录集成》所见内务府的记录，也是清末光绪三十三年冬开始。

时列在盛京地区之下。在表 11 中，为了呈现缙绅录的原始数据状况，予以保留。

三，江南省、湖广省。有清一代，分省使“地区”的名称有些零乱，例如江南，湖广和陕西涉及“分省”的问题。在缙绅录的地区信息中“江南”“湖广”仍作为省名与江苏、安徽、湖南和湖北并行出现。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南省析为江苏、安徽两省后，在缙绅录中，安徽省往往独立存在，而江苏省有时仍称为江南省；湖广的分省情况在缙绅录中的变化较为简单，1765 年春之前的缙绅录在“地区”中并没有“湖北”，隶属于湖北省各州府衙门官员在乾隆二十五年冬（1760）的地区信息内仍记为“湖广”，而同季的“湖南”各州府信息皆已单独列于“湖南”之下[76]。其余已录入的各季缙绅录中，湖南，湖北均作为单独的省份分列下辖州府官员信息。至于陕西的问题，在缙绅录中，陕西与甘肃的下辖地区都已分列。在表 11 中，由于江南省、湖广省情况特殊，予以保留。

四，甘肃新疆。新疆省于光绪十年（1884）设置，由于其隶属于甘肃总督，故缙绅录一直以“甘肃新疆”的说法来表示新疆省，并不见独立的新疆省。表 11 中予以保留，未进行合并。

表 11 中有 25 条记录为缺失，经查，这 25 条记录主要集中于 1850-1864 时段，既存在于官刻本《爵秩全览》，也存在于大文堂、西荣庆堂、荣禄堂刊刻的《缙绅全书》中，这些官员绝大多数为出身监生或举人的地方官员，仅一位为工部衙门主事，为旗人。也就是说，这些官员除地区外其他信息均完整，地区信息缺失应该是编纂人员漏记导致的。

表 11 中“其他”一项有 38 条记录，为指意不明、混淆、无法分类的记录，如“青海四部落”、“喀尔喀四部落”、“西域”等，统一标记为“其他”。

5.2.2 地名_题头

地名题头为缙绅录在记载地方官员任职地时，于府县名称之上以小字标注，详情见图 4 标注的例子。目前所见清代顺康年间缙绅录，仅在府名之上有地名题头，直隶州以及附郭县上标注“直隶”，普通县之上并无地名题头。据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雍正二年文升阁《缙绅全书》，所有府州县政区名称上均标注地名题头，此后缙绅录皆延续此种著录格式。地名题头一般为该政区的地名旧称，部分地名题头为政区所临山水名以及其所在之地的古国名、古城名、旧邑名或部族名，少数地名题头与政区名称一致，主要集中在奉天、黑龙江二省。若是新设置政区，则标注为“新设”、“改设”、“新分”、“分驻”等。不同年代版本缙绅录地名题头基本一致，个别地名旧称略有差异。缙绅录地名题头在刊刻时存在一些错讹，使用者需稍加注意。

5.2.3 选任方式

选任方式为缙绅录中对地方正印官的官缺属于题调缺或请旨缺的记录。题调缺意味着该员缺的选任权归地方长官，即总督或巡抚，请旨缺则意为对应员缺的选任权归皇帝，需要请示皇帝旨意方能任命。该内容并非所有官职记录都包含，通常仅限于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正印官，位置则出现在行政区域地名题头的上方。另外，由于排版问题，道员的选任方式在录入中与“官职”内容一并录入（详见图 4），并未加以区分提取到“选任方式”变量中，用户在对道员一级官员的选任方式进行相关分析时，需要留意包含在“官职”变量中的选任信息。

5.2.4 机构一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的机构分为“机构一”“机构二”和“机构三”，其中的“一、二、三”不表示隶属关系，仅为区别不同的机构，是按照在“地区”中机构出现的先后顺序命名的。

[76] 乾隆四十二年有 24 条机构一属于总漕部院衙门的记录地区为湖广（可能是排版问题，待考）。

“地区”在版心处，其右下标注“机构一”的名称，在图 3 中“地区”为京师，“机构一”为礼部，俱标注在版心位置，这也是缙绅录的基本版式，即机构的所在地区及主要机构的名称标注在缙绅录的版心处。如果是中央机构，则地区皆记为京师；其次，机构一、机构二是官员隶属的部门，这里的“机构一”、“机构二”没有隶属关系，“一”、“二”仅为区别不同的部门，是按照机构在同一地区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命名的。“机构一”的信息在京师地区与行省地区差异很大，清末新政前后也有变化，在这里将分别介绍。

A 京师地区的机构（清末新政前）

在公开的 1900 至 1912 年的数据库中，京师的官员记录共计 236,008 条，占到记录总数的 35.14%。缙绅录的京师地区，“机构一”主要包括六部衙门，翰林院，都察院，内阁，理藩院，銮仪卫，钦天监，国子监，太常寺，大理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詹事府诸衙门和步军统领衙门，太医院衙门，各部门的记录数如下：

表12　机构一内容信息统计表(以光绪二十六年秋爵秩全览为例)

机构一	记录数（条）	百分比(%)
宗人府衙门	52	1.47
内阁	188	5.32
翰林院衙门	301	8.51
詹事府衙门	26	0.74
吏部衙门	201	5.69
户部衙门	538	15.22
礼部衙门	219	6.20
兵部衙门	259	7.33
刑部衙门	446	12.62
工部衙门	349	9.87
理藩院衙门	168	4.75
都察院衙门	236	6.68
通政司衙门	20	0.57
大理寺衙门	21	0.59
太常寺衙门	65	1.84
光禄寺衙门	43	1.22
太仆寺衙门	29	0.82
国子监衙门	59	1.67
鸿胪寺衙门	31	0.88
钦天监衙门	83	2.35
太医院衙门	78	2.21
銮仪卫衙门	95	2.69
步军统领衙门	28	0.79
总计	3535	100

表 12 是以光绪二十六年秋爵秩全览一季中，机构一记录的数量统计。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版本或年代的缙绅录在记录机构一时，同一机构可能使用了不同称谓，例如，通政使司衙门，又有部分版本会简称为通政司衙门、通政使衙门和通政司。公开的数据库中，为了真实反映不同版本原貌，并不对此类机构名称在不同版本间的不一致进行处理。具体进行分析和使用时，用户需要自行统一。

“地区”一栏为盛京的，由盛京将军总领，机构一包括下设户部衙门、礼部衙门、兵部衙门、刑部衙门、工部衙门，同时还有盛京地方的奉天府、锦州府、吉林府、长春府、昌图府、黑龙江城、凤凰直隶厅、呼兰直隶厅、绥化直隶厅、兴京、五常厅、宾州厅；以光绪二十六年秋为例，地区为“盛京”的记载共计 348 条，其中 153 条为奉天府及其他各府直隶厅的官员记录，其余 195 条为盛京五部等机构官员，占 56%。

B 地方的机构（清末新政前）

地方上的机构一信息按照地区以行省为单位排列，内容上包括两类信息：其一，行省设置的布政司和按察司等衙门，以及江南省（江苏省）的总漕部院衙门，两淮盐院衙门和总河部院衙门，广东、浙江的盐务衙门等；其二，各省的府、直隶厅和直隶州诸衙门。以山西省为例，“机构一”包括布政使、按察使和盐务衙门，以及太原府、蒲州府、平阳府、朔平府、大同府、汾州府、潞安府、泽州府、宁武府，绛州、解州、代州、沁州、平定、隰州、霍州、辽州、保德、忻州诸直隶州。也就是说，地方上的机构一，一般为行省的直属机构，包括布政使、按察使和盐务衙门等，以及行省直属的府、直隶厅和直隶州。

A1 清末新政后京师地区的机构

京师地区清末新政改革后的主要机构，六部中保留的有礼部衙门和吏部衙门，都察院、钦天监、太医院、宗人府衙门与先前同。新设衙门包括度支部、法部、陆军部、民政部、农工商部、学部、邮传部、外务部、宪政编查馆，内阁会议政务处等机构。[77]

B1 地方新政后的机构

5.2.5 机构二

机构二为机构一所领的职能部门或单位，京师和盛京五部的机构二，基本都为各部衙门所领各司或职官类别。以吏部衙门为例，机构二内容包括司务厅、文选司、考功司、稽勋司、验封司，而部分职官类别，根据缙绅录原材料的板式，刻印为印刻小标题的，我们在数据录入中也将其视作“机构二”的内容，例如吏部衙门下就包括有堂主事、笔帖式、额外司员三类此一栏的内容。总领吏部衙门的尚书、左右侍郎则直接列于“吏部衙门”之下，“机构二”“机构三”的内容皆为空白。盛京五部的情况与京师类同，在此不作详述。

地方上机构二的内容基本为府一级行政机构下所领州县一级的行政机构。

[77] 更详细的关于数据库中所反映清末新政前后机构变化以及相关内容在缙绅录中出现的时间点，可参见陈必佳, 康文林, 李中清:《清末新政前后旗人与宗室官员的官职变化初探——以<缙绅录>数据库为材料的分析》,《清史研究》, 2018 年第四期, 第 10-20 页；胡祥雨:《清末新政与京师司法官员的满汉比例（1901-1912）——基于<缙绅录>数据库的分析》”,《清史研究》, 2018 年第四期，第 21-35 页。

5.2.6 机构三

机构三的内容也是依据原材料的板式决定的，为列于机构二之下一级的小标题，未必是明确的机构。京师部分的机构三以笔帖式为主，以都察院衙门下领刑科、工科为例，各科掌印给事中、给事中后都领有笔帖式若干，通常笔帖式以小标题形式出现，后跟若干人名，即为笔帖式。以遵从原材料板式的原则出发，“笔帖式”录入在机构三一栏下。没有第三级标题的官职记录，机构三内容空缺。

地方上的机构三有内容的条目也较少，主要是江南地区的总漕部院衙门，机构二为山东卫所、江南卫所、江西卫所、浙江卫所、湖广卫所，各卫所下领不同卫，如山东卫所后机构三包括济宁卫、东昌卫、临清卫、德州卫。另有山东省兖州府曲阜县有至圣庙官为机构三。

5.3 官职信息

5.3.1 官职一

官职是缙绅录的核心内容，记录了任职官员从大学士到笔帖式的各级官职信息，包括同时兼任的各项头衔，荣誉等。品级较高的官员往往身兼数职，不同版本之前对于头衔和若干职务的排列会有顺序差异。官职名称前的头衔众多，常见的有“头品顶戴”“赏戴花翎”等，或是员外郎、主事类官职前有“郎中衔”，知县前有“知州衔”等头衔、荣誉类前缀信息，用户在对官职进行相关分析处理时应注意辨别。另一类前缀信息则反映官职类型，如“额外”“候补”等。[78]

部分官职信息不完整，确切的官职要与对应的“机构二”内容相参照，例如机构二为“内阁”，部分官职为内阁中书的官职就简单记为“中书”。少数人在缙绅录中有两个官职，第一个出现的职位录入“官职一”列。从表 3 的完整度信息可以看出，缙绅录数据库的官职信息基本上是完整的，大约 6%的记录中，官职信息空缺，而官刻本官职信息的完整度要略高于坊刻本。

大部分官职信息空缺的情况是由于录入原则上遵从原材料的排版情况导致的。在缙绅录中，如果相同官职的官员接连出现，其官职信息会以阴刻小标题的形式出现，而非每条官员记录前都标明其官职。在官职信息缺失的记录中，有大约 50%的情况都是笔帖式这样的未入流官职，“笔帖式”的信息录入在机构二中；同理，极少数情况下，如“地区”为京师或盛京，有小部分笔帖式单独列出，未显示在任何衙门机构之下，则录入人员会参照录入规则将作为小标题的“笔帖式”录入在“机构一”中。类似的情况也常见于翰林院衙门中，翰林院编修和翰林院庶吉士常常出现在“机构二”的位置。因此，在对官职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时，对于官职缺失的记录，特别要注意参照对应的“机构二”信息，大多数官职信息都能从机构二或机构三的内容中得到线索。

地方官职的信息和中央在机构从属上有所区别，而录入遵从原材料的排版规律，“地区”变量中，中央和地方的官职对应“京师”“某某省”内容，“机构一”对应中央各衙门和府一级行政机构，以此类推，“机构二”记录州县一级行政机构。州县一级行政机构的地方官职通常在四至六人，[79]以江苏省苏州府长洲县在光绪七年冬文蔚堂本的缙绅全书为例，该县设有六名实缺文官，“官职一”分别为知县、县丞、教谕、管粮主簿、吴塔司巡检和典史。而松江府金山县则只设有四名实缺文官，分别为知县、复设训导、巡检和典史。

[78] 关于数据库中官职前带有“额外”“候补”等信息的详细分析和处理，可参见康文林：“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 年第四期：156-166 页。

[79] 关于利用本数据库进行的地方官职的量化分析及相关制度讨论，可参见胡恒: 《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 2019 年第三期, 第 4-29 页。

若使用者需要利用数据分析软件的提取关键词函数（如 R 语言中的“Str_detect”或“Str_extract”）进行官职简化提取时，请尤其注意重复提取的问题。例如，直隶总督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若使用提取函数提取官员群体时，则这一官职会被提取三次（“总督”、“提督”、“巡抚”），此外，雍正二年例授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则总督这一官职至少会被重复提取 5 次。清代官职名称驳杂，至清后期各类加衔频出，而《缙绅录》又照录原文，这无疑增加了对特定官员群体提取的难度。我们发现，复杂的官职往往出现在高层官员群体中，中下层官员官职字数较少，名称较为简单，因此受影响的程度较小。但无论如何，我们建议使用者在进行官职提取时注意重复提取的问题，以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5.3.2 官职二

大部分官职信息，即使包含多项职位，在缙绅录中是连续的一条，在录入过程中并没有对其进行切割或者区分，统一录入在“官职一”中。少数人在缙绅录中有两项官职信息，分别录入在官职一、官职二中。目前已公开的数据库部分，有官职二信息的仅占 200 余条，多数为对官职信息的补充内容，如“张家口值年“、”苏州织造”、“南书房行走”等内容。但是如果同一名官员在一季缙绅录中的记录出现在不同位置并任有不同官职，已录入的缙绅录中将其作为两条记录。

5.3.3 缺分

官缺等级包括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在缙绅录中，往往在府、州、县名称下方直接标注官缺等级，清代缙绅录数据库中称为“官缺等级”。[80]这里的官缺等级，主要指正印官的官缺而言。对于无字简缺，则数据库没有录入内容，研究缺分的使用者需格外留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补信息。题调缺的情况比较特殊，缙绅录中“题”字通常置于官职之前，目前在录入中没有进行处理，将其录入在官职一起，常见的是包含在道员官职中，如“题分巡清河道辖保定正定等处地方”“题分守冀宁道辖太汾潞泽辽沁平七府州监管水利事务”，官职中对道员的辖区也作了简要说明，使用者在关注题调缺信息时，需留意到“官职一”中的此类内容。

在缙绅录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官员，是佐杂官，例如州同、州判、同知、通判等，官缺的等级则直接标注在官员姓名上方，分类与首领官相同，也是“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四项。此外，总漕部院衙门的官缺等第，有“繁缺、简缺”之分，往往也标注要官员名字上方。

表 13 分析了本批公开数据中的缺分信息分布情况，可见简缺最多，有近 7 万条记录；中缺有 4.7 万条记录；最要缺数量相对较少，一共只有 1 万余条。[81]另外，我们在制表时为呈现缺分信息的全貌，将拣补缺、特简缺、繁缺、调缺、边要缺、题缺等特殊情况予以保留。请使用者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合并。

[80] 关于利用本数据库展开的缺分和官缺等级的量化分析，详情可参见胡恒: 《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 《近代史研究》, 2019 年第三期, 第 4-29 页, 胡恒, 陈必佳, 康文林: 《清代知府选任的空间与量化分析——以政区分等、<缙绅录>数据库为中心》,《新亚学报》2020 年，第 37 期, 第 339-398 页。

[81] 关于缺分和下一节所述官缺等级更详细的解释和量化分析，可参见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 2019 年第三期, 第 4-29 页。

表13　缺分信息内容分布（1900-1912）

缺分	记载数	百分比（%）
中缺	47,937	25.52
拣补缺	150	0.08
最要缺	10,483	5.58
特简缺	22	0.01
简缺	69,079	36.78
繁缺	1,461	0.78
要缺	58,132	30.95
调缺	141	0.08
边要缺	11	0.01
题缺	19	0.01
其他	373	0.20
总计	187,808	100

5.3.4 官缺等级

清代于雍正年间建立“冲繁疲难”制度，将政区划为为不同等第，地当孔道为冲，政务纷纭为繁，赋多逋欠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为难，然后根据政区占有“冲繁疲难”四字的多少来决定官缺的缺分。后制度略有调整，至乾隆八年，最终确定“冲繁疲难”与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的对应关系。占四项为最要缺、三项为要缺、二项为中缺，一项或无为简缺。上述四要素在缙绅录录入中的变量名称成为“官缺等级”，正印官之外，道员以及地方上州同、州判、同知、通判等佐官，也有相应的冲、繁、疲、难四要素内容，直接标注在官员姓名上方。详情请参考图 4 标注出的原文内容。

5.3.5 加级

加级是官职信息的补充内容，不少官员除官职以外有加级的情况，在分析官员品级地位时也需要同时考虑加级的情况。公开版缙绅录数据库中，包含加级信息的共计 129,857 条，其中 143 条因无法识别具体数字，为无效信息，列入“其他”。其余加级内容主要分布在一到五级，加一级占比例最高，有 8 万余条记录，占到加级内容总数的 63.56%，其次是二级和三级，分别占 19.26%和 14.92%。公开的数据库内容中，所有加级内容集中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季及以前的版本中。

表14　CGED-Q 加级分布（1900-1912）

加级	记载数	百分比（%）
1	82,537	63.56
2	25,009	19.26
3	19,372	14.92
4	2,091	1.61
5	505	0.39

6	128	0.10
7	55	0.04
8	8	0.01
10	4	0.00
13	1	0.00
16	1	0.00
19	2	0.00
22	1	0.00
其他	143	0.11
总计	129,857	100

5.3.6 加级军功

加级军功是官员因军功获得的加级，内容上与加级相同。包含有加级军功内容的官职记载数量更少，在公开的 1900-1912 年时段的数据库中共计仅 61 条，其中一条为无效信息，16 条为加一级，3 条为加二级，37 条为加三级，此三类占到加级军功内容总数的 90%以上。

5.4 官员个人信息

5.4.1 爵位

爵位是反映官员中有亲王、贝子、郡王、贝勒等皇室封号以及异姓军功信息的内容。

表 15 是根据公开版缙绅录数据库的“爵位”数据整理的表格。目前公开版的缙绅录数据库有 3,423 条爵位信息记录，绝大部分属于旗人官员。其中“亲王”占比最高，达到 26%；其次为“额驸”，占比约 17%；第三为“巴图鲁”，占比约为 13.6%。其余爵位记录较少。

表15　CGED-Q 爵位内容及数量分布（1900-1912）

爵位	记载数	百分比（%）
亲王	891	26.03
多罗郡王	109	3.18
多罗贝勒	92	2.69
固山贝子	157	4.59
奉恩镇国公	68	1.99
奉恩辅国公	53	1.55
镇国公	4	0.12
辅国公	5	0.15
镇国将军	87	2.54
辅国将军	18	0.53
公	216	6.31
侯	25	0.73
伯	87	2.54
子	15	0.44

男	25	0.73
轻车都尉	101	2.95
骑都尉	29	0.85
云骑尉	185	5.4
恩骑尉	4	0.12
世袭	152	4.44
圣裔	35	1.02
巴图鲁	465	13.58
额驸	576	16.82
其他	24	0.7
总计	3,423	100

表 15 是经过数据统一化处理后生成的表格，原始数据由于编纂者错写、漏写显得较为杂乱，我们按照清代的宗室爵位制度和军功爵位制度将其重新整理。下面分别说明表 15 中的具体爵位分类：

一，亲王至将军。清代宗室爵位制度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二级，只授予宗室人员。表 15 中已经将“和硕礼亲王”、“和硕庆亲王”等不同亲王封号统一归类整理。

二、公至恩骑尉。清代的异姓军功爵制分为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九等，可累积爵次，加等进位。加爵以云骑尉为单位，合两云骑尉可进爵为骑都尉，骑都尉加二云骑尉可进爵为三等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以上俱分三等），三等轻车都尉加一云骑尉可进爵至二等轻车都尉，一等轻车都尉加二云骑尉可进爵至三等男，以此类推，可加至一等公。因此，清代军功爵制共有九等，二十七级。袭爵不仅有次数限制，还要遵循降等袭爵制度，即在袭爵次数消耗的同时其等级也在下降，但钦命世袭罔替者可以不计次、不降等。袭爵次数也以云骑尉为单位，云骑尉只袭 1 次，骑都尉袭 2 次，三等轻车都尉袭 4 次，三等男袭 8 次，以此类推，一等公袭 26 次。乾隆十五年（1750）定，给阵亡人等子孙袭次用完者，赏七品京官，令其世袭罔替。十六年（1751），定为世爵七品官，称“恩骑尉”。这是清廷对袭次用完的爵位获得者后代的优待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的生计出现问题。[82]“公、侯、伯”的称谓较多，如“一等嘉勇公”、“一等威勇公”、“三等襄烈公”、“一等勇毅侯”、“二等威勤侯”、“一等威毅伯”、“三等忠襄伯”等，我们已经将其合并到对应的爵位。

三，世袭。缙绅录的原始数据中有“世袭”记录，应是指官员承袭爵位但不知其承袭的何种爵位，我们在制表时予以保留。

四，圣裔，指圣人后裔。缙绅录原始记载中有“至圣裔”、“亚圣裔”、“元圣周公裔”、“程豫国公裔”（程颢后人）、“程洛国公裔”（程颐后人）、“徽国文公裔”（朱熹后人）等等，我们将其统一整理为“圣裔”。

五，巴图鲁。巴图鲁[83]是满洲传统封号，清朝时是用来表彰有战功之人的武功的封号，大部分的巴图鲁信息包含在爵位一栏中，有少量出现在身份一。这是根据原材料的格式和位置决定的，具体进行相关分析时请用户将“爵位”和“身份一”内容对照查看。同时，我们也对“诚勇巴图鲁”、“强勇巴图鲁”等各种巴图鲁内容也进行了归类。具体巴图鲁称谓在数据库中都有显示，使用者请根据各自的研究分析需要进行相应处理。

[82] 见（光绪）《清会典事例》卷 126《吏部•世爵》，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2 册，第 813 页下。

[83] 巴图鲁源自蒙古语的“英雄”（蒙古语：ᠪᠠᠭᠠᠲᠤᠷ，西里尔字母：баатар，即“巴特尔”）一词，在元、明时期有“拔都”、“拔都鲁”、“把都儿”等不同汉语音译。满语：ᠪᠠᡨᡠᡵᡠ，转写：baturu。

六，额驸。此为清代宗室女子丈夫的称谓。有固伦额附、和硕额附等，分别对应固伦公主的丈夫、和硕公主的丈夫。缙绅录原始数据中有额附记录 576 条，我们在进行统一化处理时予以保留。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表 15 是我们为了方便呈现爵位信息分布而制作的表格，如使用者需要重新整理爵位信息，请根据自身研究需求以及结合清代爵位制度，按照数据库的“爵位”原始信息进行整理。

5.4.2 身份一

身份一在缙绅录中主要是用于区分满洲旗人官员中宗室、觉罗等宗亲身份，还包括部分的世袭，及少数的巴图鲁称号。身份一栏为“巴图鲁”的旗人官员较少，在表格中已经归在“其他”一栏，详情可以参考“爵位”变量。

表16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身份一”信息分布

身份一	记载数	百分比（%）
世袭	3,378	15.24
宗室	10,251	46.25
觉罗	8,533	38.5
其他	2	0.01
总计	22,164	100

由表 16 可见，缙绅录记录官员的“身份一”信息的内容主要为“宗室”、“觉罗”和“世袭”，与世袭身份有关，占总数据量的 1.8%，而在两万余条有效的身份信息中，宗室和觉罗占到了八成以上。这一方面是用于区分旗人官员中身份信息的，另一方面也和文官系统的缺分设置有关，除了满、汉官缺的设置，又单独设有“宗室缺”，故而该项信息是官员名录中重要的内容。

5.4.3 姓

姓是官员的姓氏，绝大部分非旗人官员和汉军旗人官员都有姓氏信息，多数满洲蒙古的旗人官员仅有名，姓则为空白。

5.4.4 名

名是指官员的名字，基本上所有官吏都有名的信息。如果名信息皆为空缺，我们认为该官缺在缙绅录对应的时间内无人任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缙绅录》数据库中还有名被标识为“空白”或“涂黑”（“塗黑”）的情况，这意味着对应时间内职位空缺，无统计意义。

康文林、陈必佳基于缙绅录数据库的研究发现官员的姓氏集中性较高，例如，王、张、李、陈、刘、杨等大姓占官员总数的 31%，但官员名的多样性较高，双字名包含超 10 万种组合，姓和名组合的多样性为名义概率链接提供了基础。[84]除姓和名以外在进行连接时还要选择一些变量（如籍贯、出身）作为次要属性，但由于跨版本记录中的形近字识别问题导致一些差异（这一问题在姓和名中也存在），约有 8.96%的记录至少存在一项变量不一致的情况，研究通过结合 STATA 的 dtalink 包和人工校验方法显著减少了错连和漏连情况。总体来

[84] 详见 Cameron Campbell and Bijia Chen, “Nominative Linkage of Records of Officials in the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set-Qing (CGED-Q)”, *Historical Life Course Studies*，vol.12，no.5（September 2022），pp.239-241.

说，以姓名为基础的名义链接，不仅展现出中国历史官员姓和名组合的多样性特征，使其更适合构建官员职业生涯纵向记录，还为中文历史文献的量化、链接提供了一种范例，为历史社会学的量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实验基础。

5.4.5 字号

字号是一部分官员的字或者号，通常在姓名信息之下以小字列出。在姓名信息不清晰或者有重名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来区分不同的官员。

5.4.6 籍贯省

籍贯省是反映官员籍贯或出生地信息的内容，通常位列于官员姓名下方，格式为“某省（府）某州县人”，与籍贯县信息相为补充。需要格外强调的是，缙绅录中的“某省某府（州县）人”并非全都指代官员的籍贯，个别情况下，当官员的科名是离开原籍地在寄籍地获得的时候，该信息反映的是官员的考籍。

三个公开版的数据库中，约 54%的官员记载有“籍贯省”信息，其中浙江、顺天、江苏排在前三位。具体分布参见下表。

表17　CGED-Q 中籍贯省信息分布 （1900-1912）

籍贯省	记载数	百分比（%）
浙江	97,344	7.90
顺天	81,392	6.60
江苏	72,867	5.91
安徽	44,331	3.60
直隶	37,814	3.07
江西	36,674	2.98
山东	34,180	2.77
湖南	34,041	2.76
四川	31,961	2.59
广东	26,590	2.16
湖北	26,554	2.15
河南	26,482	2.15
山西	20,772	1.69
福建	19,604	1.59
陕西	14,861	1.21
贵州	12,296	1.00
广西	11,019	0.89
云南	10,959	0.89
奉天	9,167	0.74
甘肃	7,868	0.64
江南	823	0.07
其他	960	0.08
空白	571,682	46.39

无	2,114	0.17
总计	1,232,355	100.00

表 17 是经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籍贯省信息分布，对江南、湖广、新疆、甘肃、陕西和盛京地区等特殊记载信息的解释和处理请参见 5.2.1 地区一节。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其他”和“无”两项，“其他”一项中包含外国官员，在 1900-1912 时段数据中见有丹麦、俄罗斯、日本、奥地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瑞典、美国、意大利、挪威、英国等记录，另有误写、指意不明、混淆等情况均列为“其他”。

表 17 中“无”这一项比例约占官员数量的 45%，这其中绝大部分为旗人和“本籍官”，另有极少部分漏写。缙绅录关于籍贯省的编纂体例是：如若某官员在其本籍地任职，缙绅录中对于籍贯省内容往往省略，仅包含州县一级的籍贯信息，录入在“籍贯县”一栏内。清代本籍官数量庞大，在武职中出现概率更高，约 80%的下层武官为本籍官，50%的中层武官为本籍官，10%左右的高层武官为本籍官。由此可见，本籍官在清代普遍存在，同时由于缙绅录编纂体例的问题，造成“空白”这一项的数值和比例偏高。针对该类记录缺失，用户在进行分析时，建议可以参照“地区”一栏的信息进行补充。

5.4.7 籍贯县

籍贯县可能包括府、州、县等信息，没有进一步区分，与上述籍贯省的内容互为补充。在对数据库进行量化分析的过程中，研究团队发现对于同一名官员，在不同版本的记录中，对于“籍贯县”一栏内容的行政等级可能会有变化，这可能跟不同出版商的信息来源渠道有关，也可能跟官员的出身变化有关。部分官员在考取更高科举功名后，吏部对其籍贯记录有所改变，例如笔者所见，江西籍官员钟启峋，在道光十九年夏季第一次在缙绅录数据库中出现时，任职七品小京官，出身记录为拔贡，其“籍贯县”的内容是“赣州”，在连续十季的缙绅录中，只有两季“籍贯县”为“兴国”，而道光二十四年冬起，钟启峋任职主事，出身记录变为“进士”，“籍贯县”一栏的内容在其后十六年的缙绅录记录中也都一致记录为“兴国”。兴国是赣州府下属的县。使用者在进行官员个人记录的匹配连接的时候，应注意类似变化。

5.4.8 原籍省

原籍省在缙绅录中于官员姓名之下，记录为“某省（府）某州县籍”，通常与“某省（府）某州县人”并排出现，两组地名为平行小字，“人”单字为大字，位于两行小字的下方。具体的例子参见图 5。只有一小部分考籍与出生地籍贯不一致的官员，才有此项信息。典型的为顺天大兴或是顺天宛平的官员，他们大多作为国子监学生参与顺天府的乡试，离开原籍参与科举考试。这种寄籍参与科考并获得科名的官员，在缙绅录中，以图 5 红色标记圈出的记载为例，陈桂荪，下标“浙江仁和籍”“顺天大兴人”。同时有原籍和考籍两组籍贯信息的官员在数据库中整体上数量不多，为遵从格式上的统一，我们在录入中将“某某地人”的情况统一录入在“籍贯省”“籍贯县”两栏变量中，将额外标注原籍的“某某籍”，录入在“原籍省”“原籍县”。在使用数据库进行籍贯地分析时，需格外注意此处的籍贯仅指考籍，如需用到原籍信息，则需做特定的限制和替换处理。通常对于大部分民人官员来说，籍贯与参与科举的考籍是一致的。

5.4.9 原籍县

籍县为可能包括府、州、县等信息，作为变量名称没有进一步区分。具体内容是“某省（府）某州（县）”。

5.4.10 身份二

身份二主要是区分旗人身份的信息，主要包括满洲，汉军，蒙古，以及少数的内务府属、包衣信息。其中空缺者，多为民人官员。

表18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的“身份二”信息分布

身份二	记录数	百分比(%)
内务府属	877	0.34
包衣	19	0.01
满洲	183,713	70.55
漢軍	44,633	17.14
蒙古	31,006	11.91
其他	62	0.02
空白	79	0.03
塗黑	6	0
总计	260,395	100

表 18 中需要注意的是“内务府属”、“包衣”两项。包衣是指是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一个奴仆群体，缙绅录中有专门记为“包衣”，我们将其单独列出。直属于皇帝的上三旗包衣称作内务府属，也称“内三旗包衣”。缙绅录中有“内务府”、“内府”、“内务”等，我们将其统一合并为“内务府属”。

5.4.11 旗分

旗分是区分官员八旗旗属的信息，包括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数据库的录入出于分析的便利性和录入原则，将旗人的满洲、蒙古、汉军身份和具体八旗旗属分别录入在不同列内。完整的旗分信息应结合参照“身份二”一栏中的满洲、汉军、蒙古来认定，如“满洲正黄旗”“蒙古正白旗”等。旗分空白的文官记录，除了极少数姓名空缺的情况外，基本都是民人。

表19　清代缙绅录八旗信息分布 (CGED-Q, 1900-1912)

旗分	记录数	百分比
正白	41,777	14.25
正红	26,309	8.97
正蓝	35,135	11.98
正黄	38,530	13.14
镶白	30,051	10.25
镶红	28,733	9.8
镶蓝	31,445	10.73
镶黄	44,563	15.2

旗人	1,587	0.54
其他	453	0.15
空白	12,928	4.41
涂黑	1,674	0.57
总计	293,185	100

表 19 是经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旗分信息分布，原始数据中存在混淆、字形差异、误写误写等情况，下面分别说明：

一，该表格经过数据统一化处理，例如，部分原始数据简记为“镶红”，另一些版本则记为“镶红旗”或“镶红汉军”等，统一为“镶红”。

二，“镶”字在 1760-1798 时段、1850-1864 时段的版本存在“鑲”“厢”、“廂”混用的情况，为便于浏览在表中统一为简体字“镶”。

三，“旗人”一项为原始记录，应为编纂者不清楚某名官员的旗分，笼统标注为“旗人”。由于旗分标注为“旗人”的记录有 1500 余条，故我们在进行标准化处理时保留了这一项内容。

四，“其他”一项中存在无法辨认、指意不明或无法归类到八旗中任意一类的记录，如 1900-1912 时段版本出现的“科尔沁旗”、“阿巴拉哈尔旗”；1850-1864 时段版本出现的“翁牛特”、“札赖特”等；1760-1798 时段版本出现的“白旗人”、“红旗人”等，为便于理解和分析，我们在制表时将其同意归类为“其他”。为避免混淆，特此说明。

由上表可见，各旗官员记载在总数上并不一致，其中镶黄、正白、正黄旗在内的上三旗的记载数量占有一定的优势，在本批数据库中各占两万余条。而正蓝、镶蓝、镶白、镶红、正红五旗在记载总数上均为一万余条，其中正红旗官员在记载数上看数量最少。

5.4.12 出身一

“出身一”包括科举主要功名等一系列反应官员入仕途径和身份信息的内容。科名包括进士，举人，生员，监生，贡生等。

表20　清代缙绅录“出身一”信息分布出身

出身	记录数（条）	百分比
进士（状元，榜眼，探花，会元，传胪）	55,852	4.53
举人	184,411	14.96
贡生（正途）（岁贡，拔贡，优贡，恩贡，副贡，副榜，挨贡）	82,866	6.72
贡生（异途）（廪贡，附贡，增贡，例贡）	105,686	8.58
贡生	25,665	2.08
监生（例监，恩监，附监，增监，貢监，廪监）	296,923	24.09
生員（附生，廩生，增生）	15,878	1.29
荫生（恩荫，难荫）	15,213	1.23
翻译（翻译进士，翻译举人，翻译生员）	7,908	0.64
吏员	12,645	1.03
武职出身	9,665	0.78
空白	352,656	28.62

无	66,987	5.44
总计	1,232,355	100.00

表 20 是经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出身一信息分布，例如，“一品荫生”、“二品荫生”、“世荫”、“恩荫”、“荫生”统一为“荫生”；“状元”、“狀元”、“榜眼”、“探花”等归类到“进士”。“其他”一项中包含其他出身（如武职、世职、议叙等），也包括杂糅、指意不明、误写错写等情况（如“仓书”、“三元”等）。此外，无科名的记载基本都为旗人官员，但也存在版本遗漏的情况，极少部分坊刻本的编纂者为图省事，若某官员在上一版本有出身等详细记录，当该官员出现在下一版本时则故意漏掉一些信息。但总体来说，这种情况极少，无出身一记载的绝大部分都是旗人官员。

由表 20 可见，官员系统中监生、贡生和举人等低级功名的官员数量众多，进士科名的官员，占 4.53%，但考虑到进士的绝对数量要远远少于低级功名拥有者，因此进士为官机会可能并不低。有科名出身的官员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各类监生，其次是大量举人和贡生。

5.4.13 科年一

部分官员出身信息的位置填写的是与取得出身相对应的干支年份。通过与清代进士题名录的匹配发现，相当一部分进士出身的官员，在缙绅录中的出身信息记录仅有会试的干支年。因此干支与出身信息是互补的两个变量，在考察官员科名出身情况时，要综合两项的信息进行分析。

5.4.14 出身二

部分官员的出身信息有两项，出身二是作为对出身一信息的补充出现的。绝大部分翻译进士，有两项出身信息。

5.4.15 科年二

有少量官员姓名的下方，会有两处干支记载。研究组发现官员姓名下方仅有一处干支信息且无科名记载时，干支纪年往往是取得进士功名的时间。姓名下方同时并列出现两处干支记载[85]，且无科名信息的含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86]。

5.4.16 官员个人编号(PersonID)

官员个人编号（PersonID）是根据官员个人信息生成的内连接变量，其形式类似于个人证件号码，具有唯一性，可用于追踪官员的任职记录进而呈现官员的仕途。官员个人编号并不是《缙绅录》原始文本自带的数据，而是团队成员结合多年数据库分析经验并利用计算机技术创造的生成型变量。

官员个人编号的创建逻辑并不复杂，其核心思想在于“排序—分组—组内排序”，可依靠目前主流的数据分析软件自带的距离算法实现。以 R 语言为例，首先提取所需数据集并在其中创建一个升序变量，生成一个从 1 到 n 的序号变量，并利用排序函数按数据库中的特定变量进行排序；其次，利用分组函数按照特定识别变量对已排序数据进行拆分，将同一个官员的不同任职记录切割为一个组别，再对不同组别中的数据进行头尾分离，头尾分别转变为 0，1 数值；最后，对不同组别的头尾数据进行累加，为同一组别的不同数据赋相同的唯一值，便可得到每个官员独一无二的编号，一个编号可对应多个任职记录。

[85] 《清代缙绅录集成》，山西万泉县典史冯源条，第 2 卷，第 142 页。
[86] 《清代缙绅录集成》，第 28 卷，第 227 页。

官员个人编号的创建依赖于数据分析软件的距离算法，如上述方法的分组阶段利用的是精准匹配的方式，需要所选择的变量完全匹配上才能被 R 语言识别为同组；而在 STATA 中，可使用模糊匹配的方式进行匹配，不同数据相似性达到使用者制定的阈值即可被划分为同组。但由于中文字符与英文字符的匹配方式存在差别，且中文字符的繁体字、异体字在中文史料中频繁出现，导致数据分析软件在根据使用者确定的分组条件进行数据拆分时会受到影响。模糊匹配的精准度取决于使用者制定的阈值的准确度，过低会导致关联度低的数据被分到同组，而过高会导致字符形式较为复杂但关联度高的数据被划分为不同组；精准匹配的准确度则取决于数据的标准度，字体的类型越少精准度越高，反之亦然。前文提到的康文林、陈必佳等学者创造的名义链接方法是一种可借鉴的方案，该方法通过合并字符变体、人工定义相似字符组等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通过精准匹配标准化姓名、籍贯等变量并进行初步分组，随后利用 STATA 的 dtalink 包，结合官员姓氏、名、字、籍贯以及官职、出身等变量进行相似性评分，处理不一致记录，该方案所生成的官员职业生涯记录显著减少了因记录不一致导致的错误拆分，相比精准匹配方法减少了 38%的冗余记录。[87]

官员个人编号容易受到多方因素（如数据本身、官职提取精度、政区变动等）的影响，因此，若使用者需要利用官员个人编号进行分析研究时，我们建议使用者抽查官员个人编号的准确度，以确保数据在一个较高的置信区间内。

团队成员目前正在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改进官员个人编号创建方案，测试阶段发现该方案显著减少了官员个人编号错连和漏连的情况。我们后续会将新方案创建的官员个人编号投入使用。

5.5 铨选信息变量

5.5.1 铨选年号

铨选年号的信息出现频次不多，一般位于姓名之下，铨选年代之前[88]，集中在已经录入的乾隆版本缙绅录中，嘉庆以后的版本皆无此项内容。

5.5.2 铨选年份

铨选年代、铨选月和铨选方式一般是记载于干支纪年或科名下方。如果姓名下方没有干支和科名，名下有时会留有少量空白[89]。其中铨选年代往往仅为数字，其下为“月”和铨选方式。例如： 典史、黄以斌、顺天大兴人、监生、三年、十月、补。[90]

5.5.3 铨选闰月

铨选年代、铨选月和铨选方式一般是记载于干支纪年下方。其中遇到闰月，会特别标出，虽然数量不多，亦专门设一列。

5.5.4 铨选月

铨选年代、铨选月和铨选方式一般是记载于干支纪年下方。其中，铨选月紧跟年代之后。

[87] 参见 Cameron Campbell and Bijia Chen, “Nominative Linkage of Records of Officials in the 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set-Qing (CGED-Q)”, *Historical Life Course Studies*，vol.12，no.5（September 2022），pp.233-259.

[88] 《清代缙绅录集成》，山西霍县典吏目张中立条，第 2 卷，第 227 页。

[89] 《清代缙绅录集成》，第 28 卷，第 227 页。

[90] 《清代缙绅录集成》，第 28 卷，第 343 页。

5.5.5 铨选方式

铨选年代、铨选月和铨选方式一般是记载于干支纪年下方。铨选方式位于最后，是主要包括选，补，题，调，升五种，以及少量“授”。如下表：

表21　清代缙绅录铨选方式分布

铨选方式	记录数	百分比（%）
升	29,019	5.67
授	10,133	1.98
署	38	0.01
补	154,658	30.19
调	42,219	8.24
选	240,957	47.04
题	33,206	6.48
其他	1,223	0.24
涂黑	786	0.15
空白	9	0
总计	512,248	100

如上表所示，数据中记录铨选方式的官员记载，约占 42%，是研究清代官员选任的重要信息。

第6章　数据库延伸资源

6.1 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检索系统

2023 年，团队完成了“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的建设，后又推出了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检索系统并向公众开放。团队建设数据库检索系统的初衷是考虑到《缙绅录》等文献不仅具备学术功能，还具备社会功能。在此之前，部分社会人士希望利用《缙绅录》数据库进行族谱补遗和家族溯源，但在下载《缙绅录》数据库公开版后不知如何使用，并向团队成员反馈。考虑到公众的需求，团队在 2024 年推出了界面简明、操作简单的检索系统，使用者只需输入需要检索的人名，系统便会反馈数据库所包含的该官员的所有任职记录。团队将《缙绅录》1760-1798 时段、1850-1864 时段、1900-1912 时段的数据纳入其中，供公众使用。2025 年 2 月，检索系统又新增 35000 余名北洋政府官员的信息数据。目前检索系统年均访问量约为 5000 次。

使用者在使用检索系统时，请注意检索系统仅支持精确人名检索，不支持模糊检索；同时，请使用中文繁体字检索。

6.2 《缙绅录》数据库 R 语言使用教程

2022 年 7 月，团队成员完成了《R 语言在历史数据库分析中的运用——以<缙绅录>数据库为中心的基础教程》初版，用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大数据历史专业硕士生的数据分析专业课程，后又将其作为配套资源共享至《缙绅录》数据库公开版下载页面。该教程利用开源数据分析软件 RStudio（以 R 语言为内核）作为基础，涉及 R 语言入门、变量创建、数据转换、制作图表、数据集连接等内容，是一个针对 R 语言和历史数据库初学者的零基础教程。2024 年 6 月，该教程更新至第 6 版同时开源。2024 年 7 月，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研讨会暨研究生暑期工作坊”将该教程作为核心教材，在此过程中教程获得了较多的正反馈。截至 2025 年 4 月，该教程已经连续三年被投入到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历史硕士班的教学实践中，团队发现这一教程对于零基础的初学者有着一定的帮助。团队在后续将会继续增补、更新这一教程。

附录

缙绅录录入人员对特殊情况的说明

书名（册）	总记载数	说明
光绪 29 春	13534	京师翰林院庶吉士较后册人员約減少 70 多人
光绪 29 夏	13685	盛京驿站关防衙门及乌拉总管衙门人员有部分人员变更
光绪 30 春	15352	本冊京师部分的商部衙门尚未分出厅、司等下属机构。新疆原有的一些府（即下册）此册為直隶州，并减少了一些新设县。
光绪 31 春缙绅全书荣录堂	15560	本册信息量比较大，有不少新增人員，主要集中在京师各机构衙门的额外人员上，且记录信息比较完整，另外较后册新增御前侍卫、满汉八旗等。各省新增地方正長官司。
光绪 31 秋缙绅全书荣禄堂	14994	本册为哈佛版，在记录格式和内容上比较接近清华版本的缙绅全书，对机构、官职、名号及铨选都记录得比较全面。另外，在机构和人员上也有所增加，最多的是京师的额外官员，如额外司员、额外主事、额外中书舍人、鸿胪寺额外序班等，在机构和官职上，太常寺的奉礼官员、各坛庙的品级官员，盛京的驿站关防衙门、乌拉总管衙门，宁古塔助教、驿站监督等。地方有些府县增加了税务、长官司等。本册的文字错误相对较多。
光绪 32 春爵秩全览	13091	神机营只有官位无官员
光绪 32 秋缙绅全书荣录堂	15213	盛京前的京师部分有满、蒙、汉八旗记录。本册记录比较完整，如各省的铨选时间、方式等记录详细。
光绪 33 冬爵秩全览	14027	该册最后记录有内务府的官员信息 1047 条。内务府录入在地区一栏，机构一为总管内务府衙门。
光绪 33 夏缙绅全书荣禄堂	14910	本册为缙绅全书，其前后册均为爵秩全览，因此机构、人员等等均有较多改动：本册无内务府，缺了 1800 多人，另外度支部、民政部、法部等部门人员变化也较多。（包括能连接上的官员的官职、名字、人省人县等）。此外原本图片有些地方字迹不是很清楚
光绪 33 春爵秩全览	13064	本册与秋季册基本相同，册后神机营部分大多官职为空位。册后有神机营，只有机构，无其他信息。（没有内务府的内容）
光绪 34 春爵秩全览	14502	册尾有内务府内容

*附录表格中的说明全部来自于录入人员在录完整个季节后添加的说明，个别条目变动或者异常的说明（如有）录入在数据库中的“说明”变量下，其中提到的人员变动根据后来的录入经验显示多是由于出版方以及版本的差异导致的，也有部分反映的是清末新政机构改革

造成的机构人员变动，请使用者在数据库应用时自行斟酌判断，仅供参考。